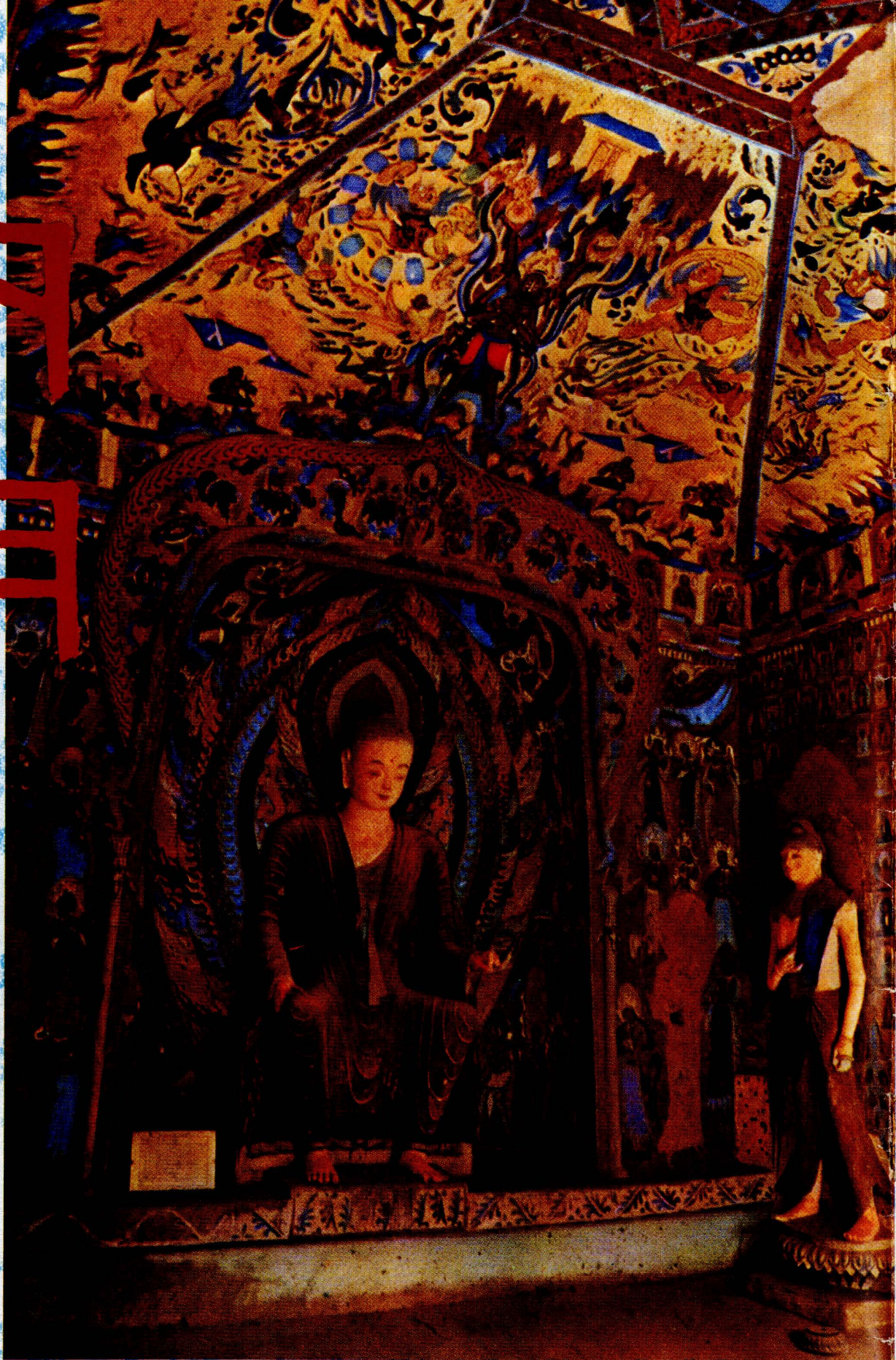


内明

集漢穀城刻石字



第五十二期 目錄

封底	專論	四眾堂	筆譚	海外通訊	佛教藝術介紹	佛教文藝	特載	譯稿	專載	特載	佛教界動態	底裏	封底								
北魏石刻佛龕	宗密教禪一致思想之形成	佛典目錄對中國目錄學之影響(續)	再答普行法師	息諍	答普行法師問	由菩薩心談起	CITIBANK, 學佛青年	敦煌選輯(一)	唐圭峯定慧禪師傳法碑(并序)(四)	永憺樓隨筆之五——術數與異象	靜室瑣記	枇杷記	參禪要訣	詩篇：山居詩并序(續)	讀敏公上人山居詩賦贈一律	密勒日巴尊者歌集(第十六篇)	百城雲水紀南遊	玄奘法師年代之商榷(續)	西藏「朗達磨王」的滅佛研究	說法圖	北魏(三八六——五三四)壁畫
幻生	智銘	沈九成	普行	沈九成	圓香	無意	編輯室	馮茵	張雪	海雲	光宗	敏智	李叔裘	張澄基譯	董正之	黃家樹	慧實	編輯室			
3	8	10	13	16	19	20	22	24	25	26	27	30	31	31	31	32	33	36	38	40	

出版者 內明雜誌社
社長 釋敏智
督印人 釋洗塵
發行人 釋金山
主編 沈九成
編輯 釋會機

社址 香港新界青山道22咪藍地妙法寺

Nei Ming Magazine Society C/O Miu Fat Buddhist Monastery

22 Mile, Castle Peak Rd., Lamoi, N. T. Hong Kong

外埠流通處

美國 紐約美國佛教會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3070 Albany Crescent, Bronx, N. Y., 10463, U. S. A.

泰國 中華佛學研究社

Thai Chines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ailand, 215/1 Pluphar Chai Rd., Bangkok, Thailand.

台北 新店鎮文中路50號竹林精舍

新加坡 大坡大馬路二九八號南洋佛學書局

菲律賓 信願寺

1176, Narth St. Manila, Philippines.

日本 東京都豐島區駒込七・十三・十六蓮心院清度法師

加拿大 加拿大佛教會誠祥法師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anada, 100 South Hill Drive, Don Mills, Ontario, Canada.

印度 悟謙法師

The Budd, Sangha Federation of India 6, Tiruta Bazar St., Calcutta-12, India.

本港流通處

北角英皇道三九〇號亞洲大廈五樓C座香港佛經流通處

承印者：文采印刷公司

電話：五・七一六五四

佛元二五二零 中華民國六五年
公元一九七六年

七月一日出版

定價每册港幣式元



宗密教禪一致思想之形成

幻生

論「禪源諸詮集都序」

一 序 說

中唐時代，爲中國佛教發展到最盛的時代。印度傳來的佛法，經過中國佛教學者長期容受與消化，研究發揮，雖然早經孕育出許多新的宗派出現，但這些宗派，到了中唐時代，又各各再度呈現新的隆盛氣象。中國佛教學者，向來將這些宗派稱爲「教家」與「禪家」。屬於教家的，有華嚴、天台、法相、三論宗；屬於禪家的，則有荷澤、洪州、牛頭、北宗等。所謂教家，則是著重於理論法義的探究與闡發，實踐爲次；所謂禪家，則是注重於實踐悟證，而理論爲次。這些宗派，互相傳播發展，由於所持立場不同，逐漸形成了尖銳的對立，相互批判與責難。這便是所謂教禪之爭。宗密觀察佛教的此一紛爭，心有所感，他從佛教的根本思想法義上探究，所謂教禪之爭，並非屬於基本的思想問題，而是屬於傳播者偏重強調的方法問題。由根本的思想法義來看，教禪二家應該互爲闡發相輔相成而統一一致的。所以，他基於此一理念，編纂「禪源諸詮集」，發揮教禪一致思想理論，調和教禪紛爭，統一佛教各派。不過，從宗密自己的傳承系統來看，他是華嚴宗與荷澤宗的傳人，就他所了解的，他仍然將教家的華嚴宗與禪家的荷澤宗，置於最高最深的地位。而對其他各宗各派，也各各給予適當之位置。宗密既然要以教禪一致之思想統一佛教各宗各派，又要置華嚴與荷澤宗爲最高位，看來似乎矛盾，但從宗密的傳記看，他的這一作法是有其原因的。宗密弱冠以後，讀過不少佛典，但他對佛教持有許多疑問，後來遇到荷澤宗的道圓禪師，爲之一絕疑，成就他出家因緣。其出家之後，又首遇圓覺經，而對此經又有特深悟解。其後，他讀華嚴疏鈔，與澄觀相遇

的法緣，以致使他成爲二個宗派的傳人。因爲這些原因，所以他將他所傳承的宗派置於最高位置。宗密在「圓覺經大疏鈔」卷十三，敘述他在修學時代的情形說：『余先於大小乘法相教中，發心習學數年，無量疑情求決不得，後遇南宗禪門真善知識，於始終根本迷悟昇沉之道，已絕其疑。』（已續，一五，三九，A）宗密遇到南宗的道圓，而解決其疑情，這是無庸置疑的事實。所以，他將禪家的荷澤禪與教家的圓覺經置於最高位，而一面又調和禪三宗與教三家，形成他的教禪一致說。

裴休在「禪源諸詮集都序」的序文中說，宗密編「禪源諸詮集」爲一大禪藏而作「都序」，這是前所未曾有的事。如來教化衆生，本來是隨衆生根機而立教，後來，以龍樹的空宗，馬鳴的性宗，慧能的頓悟，神秀的漸悟爲首，直至荷澤、馬祖、天台、牛頭等，各各說其不同宗旨。這些宗派，本來是同一根源，由於各立門戶，各成一家，互相攻擊，而成弊害。因此，宗密視禪宗各派之爭，不能默然，以教之三教判定禪之三宗，由圓教統合諸宗。裴休的序文接着又說：『數十年中，師法益壞，以承稟爲戶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爲干戈，互相攻擊。情隨函矢而遷變（周禮曰：函錯人爲甲。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函人唯恐傷人，矢人唯恐不傷人，蓋所習之術使然也。學者但隨宗，徒彼此相非耳！），法逐人我以高低，是非紛拏，莫能辨析。則向者世尊菩薩諸方教宗，適足以起諍後人，增煩惱病，何利益之有哉？圭山大師，久而嘆曰：吾丁此時，不可以默矣！於是以如來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融瓶盤釵釧爲一金，攪酥酪醍醐爲一味，振綱領而舉者皆順（荀子云：如振裘領，屈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據會要而來者同趣。』（大正，四八，三九八

，中——下）

宗密對諸宗相互毀謗，頗爲慨歎：『吾丁此時，不可以默矣！』所以，他決意和會教之三教與禪之三宗，成立其教禪一致之說。

二 教禪一致之正當性

禪者與教家，互相誹謗，這是中唐時期的一般現象。宗密認爲，其時禪者與教家之間，非但沒有矛盾，實際上可以和會爲一，所以，他決心從事教禪一致說的努力。其在「禪源諸詮集都序」中，主張教禪一致之正當性。至於「禪源諸詮集」的內容是什麼，我們看宗密所說：

禪源諸詮集者，寫錄諸家所述，詮表禪門根源道理文字句偈，集爲一藏，以貽後代，故都題此名也。禪是天竺之語，具云禪那，中華翻云思惟修，亦云靜慮，皆是定慧之通稱也。源者是一切衆生本覺眞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之名慧，修之名定，定慧通名爲禪。此性是禪之本源，故云禪源。亦名禪那理行者，此之本源是禪理，忘情契之是禪行，故云理行。然今所集諸家述作，多談禪理，少說禪行，故且以禪源題之。（大正，四八，三九九，上）

宗密在這段文中，對「禪源」二字解釋非常明白，「禪源」的「禪」，爲梵語「禪那」（Dhyāna）音譯之畧音，其意爲「思惟修」或「靜慮」。「源」爲一切衆生的本源，也就是本覺眞性、佛性、心地之意。通常所謂達磨禪的本質，二入四行的「理行」，雖然顯示禪的理與行，但在此也可稱爲「禪源」。

關於禪的種類，宗密分類爲五種。禪源諸詮集都序說：

又眞性即不垢不淨，凡聖無差。禪則有淺有深，階級殊等。謂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眞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眞理而修者，是大乘禪（上四類皆有四色四空之異也）。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

禪。亦名如來清淨禪，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眞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摩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也。達摩未到，古來諸家所解，皆是前四禪八定，諸高僧修之，皆得用功。南岳天台令依三諦之理，修三止三觀，教義雖最圓妙，然其趣入門戶次第，亦只是前之諸禪行相。唯達摩所傳者，頓同佛體，迥異諸門。（大正，四八，三九九，中）

依據宗密的這段文字來看，眞性是不垢不淨的，在凡在聖均無差別，但禪者的修習，却有淺深不同的階級。一、外道禪，是欣求生天，厭惡欲界；以生天爲目的，這是印度一般所修行的禪。二、凡夫禪，固然以生天爲目的，但正信佛教因果之理，此與外道禪相異。三、小乘禪，唯說我空之理，不說法空，此與大乘禪不同。四、大乘禪，應稱菩薩禪，以悟我法二無我之理而修之禪，亦即天台、三論所修之禪。五、最上乘禪，這是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性智，本自具足，即心即佛之禪。也名「如來清淨禪」①，「一行三昧」②、「眞如三昧」等。宗密將禪分類爲五種，而以如來清淨禪爲達摩所傳之禪。

當時禪者播揚頓宗，講者偏弘漸義，宗密慨歎教禪之事，而有如下之言：

原夫佛說頓教漸教，禪開頓門漸門，二教二門各相符契。今講者偏彰漸義，禪者偏播頓宗，禪講相逢，胡越之隔。宗密不知宿生何作，熏得此心，自未解脫，欲解他縛，爲法忘於軀命，惑人切於神情。（大正，四八，三九九，下）

所謂「禪講相逢，胡越之隔」，這說明當時禪者與講者，其意見之深，有如胡國與越國相距之遠，互以極盡誹謗爲能事。宗密對此情勢，試欲以禪宗的禪語，與講者所用的經文，說明互相可以調和的理由。即是須知經論的權實，辯論禪的是非；反之，也是須知禪心的淺深，說明經論的眞實與否。所以，他在「禪源諸詮集都序」中，說明禪三宗與教三家可以調和，舉出下面十個理由：

問：今集禪詮，何關經論？答：有十所以：須知經論權

實，方辯諸禪是非；又須識禪心性相，方解經論理事。一、師有本末，憑本印末故；二、禪有諸宗，互相違阻故；三、經如繩墨，楷定正邪故；四、經有權實，須依了義故；五、量有三種，勘契須同故；六、疑有多般，須具通決故；七、法義不同，善須辯識故；八、心通性相，名同義別故；九、悟修頓漸，言似違反故；十、師授方便，須識藥病故。（大正，四八，四〇〇，中）

（1）師有本末——宗密說明他的教禪一致思想，乃為歷代祖師們的通說。「禪源諸詮集都序」說：

初言師有本末者，謂諸宗始祖即是釋迦，經是佛語，禪是佛意。諸佛心口，必不相違。諸祖相承，根本是佛親付；菩薩造論，始末唯弘佛經。況迦葉乃至耆多弘傳，皆兼三藏。提多迦以下，因僧起諍，律教別行。闕賓國以來，因王難經論分化。中間馬鳴、龍樹，悉是祖師，造論釋經，數千萬偈，觀風化物，無定事儀，未有講者毀禪，禪者毀講。達摩受法天竺，躬至中華，見此方學人多未得法，唯以名數為解，事相為行，欲令知月不在指，法是我心故，但以心傳心，不立文字。顯宗破執，故有斯言：非離文字說解脫也。故教授得意之者，即頻讚金剛、楞伽，云此二經是我心要。今時弟子彼此迷源，修心者以經論為別宗，講說者以禪門為別法。聞談因果修證，便推屬經論之家，不知修證正是禪門之本事；聞說即心即佛，便推屬胸襟之禪，不知心佛正是經論之本意。（前叙有人難云：禪師何得講說？余今以此答也。）今若不以權實之經論，對配深淺禪宗，焉得以教照心，以心解教？（大正，四八，四〇〇，中）

所謂師承之根本，為佛佛相承，其枝末，乃菩薩之造論與弘經，此不能完全視為不同者。若推溯其源，均以釋迦為根本，以釋迦之言為經，以釋迦之心為禪。經與禪，乃從釋迦為起始。其師承釋迦之教的迦葉、耆多、提多迦等，說經律論，馬鳴、龍樹，則大造論典。此等祖師，並未譏毀於禪；反之，古之禪者，亦未批難經師論師。達摩主張不立文字，強調以心傳心，並未否定

經典。初期禪宗，傳授楞伽經，便是有力之證據。中唐時代，禪者與講者互相對立，各各視自己的立場為正確主張，未免錯誤。依鎌田博士的看法，宗密所謂禪者講者互相對立，在歷史的事實上，是否確有其事，那是另一問題。他認為，在歷史的事實上，毋寧說是佛教與道教的對立。在教家之中，他舉湛然的「金錫論」為證，說明華嚴與天台的對抗；在禪宗，有神會排擊北宗之事。所謂教家與禪宗的對立，鎌田博士認為，恐怕是不會有的。他並舉荒木見悟的「佛教與儒教」第二章所說，成立他的觀點。認為以教家與禪宗的統一為目的，形成新的宗密獨自的哲學，所以宗密感到有設定教家與禪宗對立的必要。所謂教禪抗爭，只是想像的假定問題。宗密的目的，在教家與禪宗相對立相矛盾之處加以統一。鎌田博士認為，教家與禪宗的對立，使之互不攻擊而予統一，是不可能的。不過，他也承認，教家與禪宗的抗爭，當然是歷史事實的一部份，但不如宗密說得如此誇張嚴重而已。

關於鎌田博士的看法，我們只能做為一種參攷，但不能完全同意接受。因為他並未引用古籍資料證明其看法有其歷史根據的正確性。至於這一方面的古典資料，筆者平時未加注意，一時也無法列舉強有力的古典資料否定鎌田博士的看法。不過，從傳統的常情而言，教家與禪宗對立抗爭，為一歷史的公認事實。宗密所記，似乎不用誇大渲染，以此建立他獨自的哲學思想。宗密的偉大，自有其偉大之處。如若虛構事實來抬高自己，我想也許不是這個兼祧二個宗派的傳人所願做的。何況，中唐之世，佛教人才尚多，大家豈能容許宗密虛構與誇大，暴露佛門弱點，而不為文揭發事實真相加以駁斥？這些都是常情可以推測的。

（2）禪有諸宗，互相違反——這是說明禪宗諸派的教說，由各派而有不同主張。禪源諸詮集都序說：

一、禪有諸宗，互相違反者：今集所述，殆且百家。宗義別者，猶將十室。謂江西、荷澤、北秀、南僞、牛頭、石頭、保唐、宣什、及稠那、天台等，立宗傳法，互相乖阻。有以空為本；有以知為源；有云寂默方真；有云行坐皆是；有云見今朝暮分別為作，一切皆妄；有云分別為作，一切皆

眞；有萬行悉存；有兼佛亦混；有放任其志；有拘束其心；有以經律爲所依；有以經律爲障道。非唯汎語，而乃確言。確弘其宗，確毀餘類，爭得和會也。問：是者即收，非者即揀，何須委曲和會？答：或空、或有、或性、或相，悉非邪僻。但緣各皆黨己爲是，斥彼爲非，彼此確定，故須和會。問：既皆非邪，即各任確定，何必會之？答：至道歸一，精義無二，不應兩存。至道非邊，了義不偏，不應單取。故必須會之爲一，令皆圓妙。問：以冰雜火，勢不俱全，將矛刺盾，功不雙勝。諸宗所集，既互相違，一是則一非，如何會令皆妙？答：俱存其法，俱遺其病，即皆妙也。謂以法就人即難，以人就法即易。人多隨情互執，執即相違，誠如冰火相和，矛盾相敵，故難也。法本稱理互通，通即互順，自然凝流皆水，鑿釧皆金，故易也。舉要而言，局之則皆非，會之則皆是。若不以佛語各示其意，各收其長，統爲三宗，對於三教，則何以會爲一代善巧，俱成要妙法門？各忘其情，同歸智海。（唯佛所說，即異而同，故約佛經，會三爲一。）（大正，四八，四〇〇，中——下）。

當時，江西③、荷澤④、北秀⑤、南能⑥、牛頭⑦、石頭⑧、保唐⑨、宣什⑩、稠那⑪、天台⑫十家；各各主張自家立場，互相乖阻。宗密直截了當地指摘這些宗派的主張：首先有『以空爲本』，明顯地是指牛頭宗的教說。牛頭宗的教說，如後所述，被稱爲泯絕無寄宗。圓覺經大疏鈔卷三，說明「本無事」，稱爲「心境本空」，可作爲證明。牛頭宗受般若三論影響很深，當然以說空爲多。所謂「以知爲源」，明顯地爲荷澤宗的教說。神會的「壇語」有：「無住心不離知，知不離無住。」圓覺經大疏鈔卷三說：「萬法既空，心體本寂，寂即法身，即寂而知，知即眞智」（已續，一四，二七九，D）『寂默方眞』，大抵是指北宗教說。寂默，爲斷除煩惱，心靜統一之意。北宗因有拂拭煩惱之思想。『行坐皆是』，可能指洪州宗。洪州宗大珠慧海說：『行住坐臥，無非是道。』（見景德傳燈錄卷六）「諸方門人參問語錄」卷下有：『會道，行住坐臥是道。』『見今朝暮分別爲作一

切皆妄』，乃指弘忍弟子嵩嶽少林寺慧安之說。圓覺經大疏鈔卷三說：『第三家一切皆妄』，也與此相當。最後，『分別爲作一切皆眞』，乃指馬祖禪；讀「禪門師資承襲圖」等洪州宗之文，自可了解。

綜觀禪門諸宗所說，如以『是者即收，非者即拒』，豈非更好？宗密對於這個問題，所見畧有不同。他認爲諸宗所說，本來沒有什麼不同，只有『黨己爲是，斥彼爲非』，以之而確定是非善惡而已。因此，他認爲必須和會諸宗異說之必要。因爲『至道歸一，精義無二』，不能不會諸宗爲一。以禪宗諸派總合爲三宗，比對教之三教，則是非善惡可以明了。

（3）經如繩墨——這是說明決定禪的邪正基準爲經論。禪源諸詮集都序說：

二、繩墨如經，楷定邪正者：墨繩非巧，工巧者必以繩墨爲憑。經論非禪，傳禪者必以經論爲準。中下根者，但可依師，師自觀根，隨分指授。上根之輩，悟須圓通，未究佛言，何同佛見？問：所在皆有佛經，任學者轉讀勘會。今集禪要，何必辨經？答：此意即其次之文，便是答此問也。（大正，四八，四〇〇，下——四〇一，上）

依據宗密所說，一個工巧者，必須依據繩墨爲標準工作，同樣地，一個傳禪的人，不能不以經論爲基準。中下根機的人，當然以師承爲基準；上根者得悟，如不能窮究佛言，則不能稱爲眞具佛之知見，所以必須根據佛經之文。

（4）經有權實，須依了義——這是說明印定經的眞僞，必須根據佛意。禪源諸詮集都序說：

三、經有權實，須依了義者：謂佛說諸經，有隨自意語，有隨他意語，有稱畢竟之理，有隨當時之機，有詮性詮相，有頓漸大小，有了義不了義，文或敵體相違，義必圓通無礙。龍藏浩瀚，何見旨歸？故今但以十餘紙，都決擇之，令一時圓見佛意。見佛意後，即備尋一藏，即句句知宗。（大正，四八，四〇一，上）

（未完待續）

註釋

- ①「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八，馬祖道一禪師示衆文末尾說：「本有今有不假修道坐禪，不修不坐，即是如來清淨禪。」（大正，五一，四四〇，中）
- ②「文殊般若經」與「起信論」所說之三昧。起信論有：「依如三昧故，則知法界一相。謂一切諸佛法身與衆生身平等無二，即名一行三昧。當知真如三昧根本，若人修行，漸漸能生無量三昧。」（大正，三二，五八二，中）說明佛與衆生一體不二之境地。禪宗最初說一行三昧的，爲四祖道信（五八〇——六五一）。天台智顗「摩訶止觀」卷二上，四種三昧之常坐三昧，亦名一行三昧。以「六祖壇經」、「南宗定是非論」爲首的禪宗典籍，亦多引用。又，見於飛錫的「念佛三昧寶王論」。真如三昧，同於起信論所說之三昧。『真如三昧者，不住見相，不住得相，乃至出定亦無懈慢，所有煩惱，漸漸微薄。』（大正，三二，五八二，中）
- ③馬祖道一（七〇九——七八八），爲南嶽懷讓弟子，活躍於江西省，故稱江西馬祖。其爲洪州宗的開創者，門下有百丈懷海。「圓覺經大疏鈔」卷三，及「禪門師資承襲圖」，均記馬祖爲淨衆宗無相弟子；在受南嶽法嗣以前之馬祖，與宗密同屬淨衆宗之系統。
- ④神會（六七〇——七六二），六祖慧能弟子，爲北宗禪的排擊者。神會之思想，見胡適集敦煌寫本所編之「神會和尚遺集」。此外，宇井伯壽「禪宗史研究」所收的「荷澤宗之盛衰」，亦可參照。關於神會的生歿年代，可以參照胡適「新校定的敦煌寫本神會和尚遺著兩種」。此文原刊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九本；民國五十九年十二月胡適「神會和尚遺集」再版，將其附錄於書後。
- ⑤神秀（六〇六？——七〇六），五祖弘忍弟子，爲武后則天所見重，於長安、洛陽等地，宣揚北宗禪。其門下有普寂、義福等高僧輩出；日本之道璿，亦屬其系統。一時占長安佛
- ⑥教界之主流。神秀的傳記，可以參閱「楞伽人法記」、「傳法寶記」，與張說「荊州玉泉寺大通禪師碑銘并序」等。
- ⑦智詵（六〇九——七〇二），最初師事玄奘三藏，後爲弘忍十大弟子之一。智詵的系統稱爲淨衆宗。淨衆宗的燈史，有「歷代法寶記」。其著作有：「虛融觀」三卷，「緣起」一卷，「般若心經疏」一卷。
- ⑧法融（五九四——六五七），初入茅山從三論宗吳法師出家，貞觀十七年（六四三）入牛頭山幽棲寺修禪，著有「心銘」、「絕觀論」。其弟子有曇瑱，智嚴等。法融的系統稱爲牛頭禪。此爲中國三論學、般若學實踐展開的另一形態。
- ⑨希遷（七〇〇——七九〇），青原行思弟子，諡爲無際大師。著有「參同契」，爲曹洞宗之源流。其肉身原在南嶽；民國初年，爲日人運回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售於日本某醫學院作木乃伊研究，去年（民國六十四年）六月，始爲日本曹洞宗總持寺迎回供養。
- ⑩無住（七一四——七七四），爲無相（六八四——七六二）弟子。對無相之淨衆派，另開保唐派。無住弟子寫的「歷代法寶記」，強調無相與無住的師資關係。
- ⑪果闍宣什，果是果州，闍是閬州，均爲四川省地名。宣什爲五祖弘忍弟子。「禪門師資承襲圖」，記慧能弟子，舉：襄州通、潞州法如、北宗神秀、普寂、越州方、果闍宣什。「圓覺經大疏鈔」卷三下，記第六家，舉南山念佛門禪宗說：「其先亦五祖下分出，法名宣什，果州未和上，閬州蘊玉，相如縣尼，一乘皆弘之。」（附續，十四，二七九，C）
- ⑫稠是慧稠，那是求那，此二人從北魏佛陀禪師受禪法。
- ⑬智顗（五三八——五九七），雖爲中國天台宗第三祖，但實際上是集天台宗之大成者。其在浙江省天台山，確立天台思想。他的思想，見於「法華玄義」與「摩訶止觀」等不朽的名著中。宗密在「圓覺經道場修證儀」中，不僅將「天台小止觀」全面引用，同時，在其「圓覺經大疏鈔」「畧疏鈔」等，也有很多地方說到天台止觀。



佛典目錄對中國目錄學之影響

智 銘

(續上期)

廓錄之內容如次：

- 一、大乘經、律目錄、
- 二、大乘論目錄、
- 三、大乘未譯經論目錄、
- 四、大乘經子注目錄、
- 五、小乘經律目錄、
- 六、小乘論目錄、
- 七、有目未得經目錄、
- 八、非真經目錄、
- 九、非真論目錄、
- 十、全非經愚人妄稱目錄、

四、出三藏集記

梁京師建初寺的僧祐，於天監十七年（西五一八）示寂，生前爲私淑道安，而「接爲新錄，兼廣訪別目，括正異同。」乃編「出三藏集記」，共分四部，其中第二部踵襲道安，略有損益。其他三部由祐自集，其特點有五：

- 一、敘述佛典來歷及翻譯方法，先說明印度佛典結集傳受之源流，次叙三藏、八藏等名稱，再論胡、漢譯經音義，雖不完全，但已開研究之先聲。
- 二、新立「異出」一部，一經有數本者，完全列舉，以備比較。

三、新立「抄經」一部，節抄的經典不與原典同列。
四、廣搜經序，保存原始寶貴資料，使學者雖不見原典，但讀序即可概知經義。

其所短者，亦有四：

- 一、大乘、小乘未分。
 - 二、經與律已分，經與論却未分。
 - 三、傳記有時雜在經中。
 - 四、雖已保存資料之原形，但未加細工之組織。
- 道安之撰「綜理衆經目錄」，有如劉向父子之撰「七略」，僧祐之撰「出三藏集記」，亦有如班固之撰「漢志」。祐、固雖踵襲前人，但也能出陳佈新，具有研究發展之創意。對後世之影響都很大，茲將僧祐「出三藏集記」內容列次：

一、撰緣記：

卷一：先說明印度佛典結集、傳受源流，次叙三藏八藏名稱。再論胡、漢譯經音義同異凡五篇。

二、詮名錄：

卷二：新集經論錄、新集異出經錄。

卷三：新集安公古異經錄、新集安公失譯經錄、新集安公涼土關中異經錄、新集律部錄。

卷四：續撰失譯雜經錄。

卷五：新譯抄經錄、安公疑經錄、新集疑經錄、安公注經及雜經志錄。

三、總經序：

卷六至卷十一：此六卷名爲序集錄，自四十二章經至千佛名號各書之序多篇。

卷十二：此卷名雜錄，錄各書序凡十篇，而祐自作者爲多。

四、述列傳：
卷十三至十五：此三卷名爲傳，自安世高至法勇，集傳多篇。

五：梁衆經目錄：

梁天監十七年（西五一八），即僧祐示寂之年，其弟子寶唱奉武帝蕭衍敕命，撰「梁衆經目錄」，此錄缺點，梁任公認爲有四：

一、分類刻意求詳細，而失於瑣碎，不合論理，諸經以一卷、多卷區分，無所取義。

二、論不列主類，莫知何屬。

三、禪經以下，分析太繁，無有系統。

四、異譯之經，本宜別類，乃反而未別。

故曰：「其書不傳，蓋宜在淘汰之列。」茲將寶唱之「梁衆經目錄」內容列次：

一、大乘經：有譯人，每卷一卷。無譯人，多卷一卷。

二、小乘經：有譯人，多卷一卷，無譯人，多卷一卷。

三、先譯異經：多卷一卷。

四、禪經：多卷一卷、

五、戒律、

八、散論、

十一、隨了共名、

十四、神咒、

六、疑經、

九、義記、

十二、譬喻、

七、注經、

十、隨了別名、

十三、佛名、

寶唱撰「梁衆經目錄」之所以如此瑣碎分類，可能爲求在其師僧祐之「出三藏集記」之外，另創一新的格局，結果反而弄巧成拙，但其求新、求進之精神，則不可抹煞，如果寶唱具有良好的組織能力，作合理的歸納，或能產生一部善本目錄，也未可知。

六、隋衆經目錄

北周武帝於建德三年，下令斷滅佛道，經像悉毀，罷沙門，令還俗。建德六年滅齊而入鄴城，又下令斷滅齊境佛道，一時三

百萬釋子，復爲軍民，前朝寺塔，摧毀殆盡。此爲佛教史上有名的教難，可是，佛教的因果律，周武帝無法摧毀，他在滅佛之第三年，亦即滅齊的第二年就去世，享年不過三十六歲，依孔子話說，可謂「短命死矣」，不但如此，他的江山亦被楊堅所奪，子孫全族爲楊堅所殺，因果報應，歷歷不爽，怎不令人警惕。

隋文帝楊堅滅周統一天下後，鑑於周武帝之破佛，使天下佛教形將消滅，乃實施興隆佛教政策，進行全國性的造寺、造像、起塔、寫經。其尤著者，法經編纂之「衆經目錄」，更是因隋室興隆佛教，所蒐集、整理而成的不朽大業。

開皇十四年（西五九四），大興善寺翻經沙門法經等二十餘人，將大、小二乘之三藏和西域之聖賢錄等，共二千五百七十部、五千三百零十卷佛典，收入「衆經目錄」七卷內。此錄一以佛典之內容本質分類，二以佛典之流傳情狀分類，茲將二類內容分別列表如次：

第一類：

一、大乘：修多羅（經）藏、毘尼（律）藏、阿毗曇（論）藏。

二、小乘：修多羅藏、毘尼藏、阿毗曇藏。

三、抄集錄：西域聖賢、此方諸德、

四、傳記錄：西域聖賢、此方諸德、

五、著述錄：西域聖賢、此方諸德、

此種分類法，將大乘、小乘及其經、律、論一一分類，釐然分明，至爲科學，其他抄集、傳記、著述三錄，又分西域聖賢、此方諸德，則一切可以包括無遺。

第二類：

一、一譯：只有一譯本者、

二、異譯：有二次以上譯本者、

三、失譯：不知譯人姓名者、

四、別生：節本別題者、

五、疑惑：來歷不明可疑者、

六、僞妄：決定爲僞本者、

著錄

存目



再答普行法師

沈九成

普行法師爲檢討我「答」文而作的「息諍」，已在「海刊」四月號發表，遲至五月下旬，始有緣拜讀。

法師對「答」文有意見，少不得要再答一番。說實話，答法師的文字，很難落筆，第一、要謹慎戒懼，避免觸及雙方爭論的問題，不然就會損及本刊「不介入爭端」的原則；第二、言語不通，解釋困難，譬如我們一再說：「容忍責難」、「決不計較」，法師却說我們是「撒野、誣蔑、恐嚇！」在我們看來，連篇謾罵，而法師冠以「息諍」妙題，南轅北轍，不知如何才能使法師瞭解我們意思。第三、顧忌多，戒心大，不便暢所欲言。法師打的是台宗旗號，而當今台宗諸德，不少與我有師友之誼，多少有推愛屋烏之情，亦不無投鼠忌器之感，說話不便過份，下筆總得留情！怎敢「無所不用其極」！至於對方能否領悟，乃另一問題，「答」文既不獲諒解，再答文，該說得明白些，以免再度誤解。本文爲專答普行法師而寫，與其他任何人士，任何宗派無關，在此先應打個招呼，千萬不可誤會！

「息諍」開宗明義，首先揭示了：「爲慈悲忍辱而息諍」等六項大義，看來法師近來加功精進，忽然通達了南嶽大師的「諸法無諍三昧法門」！能不歡喜讚嘆，心生恭敬！可是心念未已，法師抹臉一變，頓成怒目金剛，破口便罵：「你自己一身白毛！」、「又要撒野、誣蔑、恐嚇！……」什麼慈悲呀！忍辱呀！息諍呀！剎那之間，溜得無影無踪，不知去向！

不過法師罵人的技巧，實在不敢恭維，譬如：「你自己一身

- 六、翻文：亦宜翻本香。
五、翻文：亦宜翻本香。
四、翻文：亦宜翻本香。
三、翻文：亦宜翻本香。
二、翻文：亦宜翻本香。
一、翻文：亦宜翻本香。

白毛！」已十分明白，不必生按白造，說「反說別人是妖怪，可乎？」這麼一來，豈不等於自詡爲「妖怪」來作踐自己？太不值得。當知法師是代表佛法的僧寶！理宜三千威儀，莊敬自重！怎能以小丑口脛，自我侮辱，自墮僧格？僧寶受辱，間接辱及三寶！敗壞僧格，即是敗壞佛門！身爲法師，豈可不知？

法師在「海刊」公開指斥本刊：「又要撒野、誣蔑、恐嚇，無所不用其極！」我們與法師，過去是素昧生平，現在是天各一方，原無什麼交道可言，有之，當以「答」文始。法師諸多斥責，當指「答」文而言，然再三檢查，未見有何「撒野」、「誣蔑」之處？若言「恐嚇」？想是指：「算起來法師倒有『未經內明編者同意，借假名義，低毀他人』之嫌！這就涉及法律問題了！」但我們曾明白表示：「念在彼此都是佛子，一乳同源，我們決不計較，這一筆嘛，也抹去了罷！」顯然並無「恐嚇」意向，怎能構成「恐嚇」的罪狀？凡稍明事理的，一看便知，不必再加解釋。至於「無所不用其極」？任你如何吹毛求疵，諒你說不出所以然來！我倒可以提供些資料，給法師參考！下面是我在今年一月十一日致某居士的信稿，除了受信人稱呼及無關者刪除外，一字不易，附錄於後：

×兄左右，展誦 手書，備悉種切。關於普行法師責難本刊乙事，弟將撰文作答，……此事究屬義理上爭辯，可依教說理，切不可採取其他行動，……我輩學佛要看得開、放得下、忍得住！萬不可順意氣走！有失風度。兄學養有素，不可與對方

一般見識，義理辯論，是非曲直，自有公論！……知 兄明達，敢以直陳，幸為今後佛教開一「討論教理，不動意氣，不傷同道友誼」之風氣……

弟九成拜啟 元月十一日

在下是否「無所不用其極」？法師可自作結論！

法師責本刊「左袒右偏」，倒也可以這麼說，以即事為證，內明刊了趙亮杰居士的「正論」，又復刊載鄭壽彭居士的兼質「正論」（見49期，「海刊」五月號轉載）甚至法師罵本刊的大作，也一樣樂予轉載！我們就是這麼「左袒」、「右偏」，就不會偏袒自己！此中道理，跟法師說不明白，以故不必說了！

至於「顛倒黑白」，法師既經破口，也就不必客氣，請提事實，以實本刊之罪可也！接着法師說：「成就了你用以使人啼笑皆非的手法玩弄出家比丘於股掌之上的罪業。」這是妙句，可是不太像話，讀來確有令人啼笑皆非之感！

「我說『內明編者預知……』這話是現量所見，並非預知。」法師用佛學名詞說教，合了身份！不過「現量」兩字，就我所知：「如鏡之對物，能緣之心，不作分別計度，而能量知現在之境，如眼之於色，耳之於聲……」但「編者」的「預知」，無形、無聲乃至不可觸摸，並無跡象顯示，不知法師從何「量見」？若說由內明的聲明而量見？則是「比量」，而非「現量」！例如：「甚至像××居士一樣的為虎作倀！」雖未指名道姓，讀者經過計度比較，便知是罵沈九成了！由於計度比較而知，故名「比量」，法師從「聲明」中量見「內明編者」的「預知」，實為：「於現在之境（聲明）與非現在之境（預知）以逆亂之心，錯分別取不實之事（預知）此為『似現量』、『似比量』的『非量』！」（請看佛學大辭典）法師對於普通的佛學名詞，尚且不懂！竟敢「強詞奪理」，在教刊上侈談教理！未免忒也狂妄了！縱不怕沾辱了教刊的篇幅！也得顧住笑掉別人的大牙啊！

法師說「台宗祖師們對此異議所取態度，也與我今日破魔態度有異！」原來法師跟祖師們的態度也有歧異！「態異」自然也「見異」，我們知道法師是不能容忍異見的！不知對祖師們的「異見」又將如何？從「與我今日破魔態度有異」一語分析，是則

法師已以「破魔」的事實態度否定了祖師們優容「異議」的意（異）見！也即是說：祖師們不能破魔！（異於破魔的態度）而法師能破魔！法師！你真了不起！能做祖師們不能做的偉舉！而且公諸教刊，使眾週知！風頭是出足了！但不知將天台宗歷代祖師置於何地？得毋有「背叛宗門」、「欺師滅祖」之嫌？請三思之！

法師承認：「夫宗派互詆等於以佛的右手打佛的左手一樣，深為學者所詬病！我們應該引為殷鑒，豈可效尤？」對極！是極！法師既悟宗派互詆之非！理應懸崖勒馬，及時改圖！兩位老友，何不重歸於好，為佛教界留一佳話，為末世眾生開一討論教義，不動意氣，不傷友誼之風氣，豈不美哉！言猶未了，突然又變：「何況以三寶弟子的身份，作毀辱三寶的謬論，更是史無前例，這種前在國內曾為教界人士所唾棄，各家雜誌拒不刊載的穢文，也配稱為宗派教義，在貴刊弘揚之列嗎？祖師們，也有優容這種歧見的風度可學嗎？」短短二百字中，前後語氣，判若兩人，能不使人懷疑法師有雙重人格？法師在「息諍」內，前後動用了三次「毀辱三寶」，均未說明「毀辱」之事實，一次「誹謗三寶」，乃以「無視禁戒，破壞宗乘，還自圓其說為『學術研究』」。為由。從「比量」可知，這是指斥本刊了。內明「無視禁戒」？不知「無視」了那條「禁戒」？法師當知，在家居士不看戒本，不足異也，出家比丘不知罵人犯戒，才是奇事！至於「破壞宗乘」的罪名，就不知從何說起？本刊既未參與教理爭論，也未批評過任何宗派。怎會「破壞宗乘」？若說登載與法師異見的文字，便算「破壞宗乘」？我還有說！如三藏所錄經論，其中異見、異說，不勝枚舉！義理相違，論說對立者，又不知凡幾？取要言之，大小乘理異，禪講見異，律教行異，毘婆沙、智度、成實、俱舍、起信、中觀、各各論異，大乘八宗，又各各異說，禪宗十家又復各各異義，（請參閱本期幻生法師：「宗密教禪一致思想之形成」。）此等理異、見異、行異、論異、說異、義異文字，三藏兼收並錄！依法師之說，三藏豈不成了「破壞宗乘」之禍首？其間各乘、各論、各宗、各家、各派，義理、行持又復各異其趣，是則此等乘、論、宗、家、派、各各皆是「破壞宗乘」？如此

諸多異見、異論，「破壞宗乘」之說，法師竟一無所知，當知一宗、一派、一家之形成，即是標誌與他宗、他派、他家，有所差異。若無異見、異說，何來宗派之可說？法師年逾杖國，何所見之不廣、不達乃爾！君不聞宗密大師之說？「俱存其法，俱遣其病，即皆妙也。謂以法就人即難，以人就法即易，人多隨情互執，執即相違，誠如冰火相和，矛盾相敵，故難也，法本稱理互通，通即互順，自然凝流皆水，鑲釧皆金，故易也。舉要言之，局之則非，會之皆是……各忘其情，同歸智海。」（見「禪源諸詮集都序」）今法師捨互通互順之易，就矛盾相敵之難，執情疑法，局非爲是！所見狹劣淺薄如此！而欲「方便化物」！恐還有所未便？我勸法師先行「自化」。然後化他！自己未化而欲化他者，無有是處！亦未之有也！

法師說：「我們迫不得已，要學本師的大慈大悲，以千常一變的惡性法門，嘻、笑、怒、罵，方便化物。貴居士你會得嗎？」原來學有所自，很好！不過依我看來，法師只學了一半！「怒罵」已領教夠了，「嘻、笑」却未之見也！法師問我會得嗎？當然不會！我若會了「千常一變的惡性法門」，不早就以嘻、笑、怒、罵，來化法師！還待你罵上門來？

記得南嶽慧思大師說過：「菩薩修行大忍辱法，或時修行慈悲軟語，打罵不報，或復行惡口粗言，打拍衆生，乃至命盡。」法師動輒怒罵，大概據此而來？不過還有下文：「此二種忍，皆爲護正法，調衆生故，非初學所能爲！」此是南嶽對後學的垂誡！請問法師戒臘幾何？修行「慈悲軟語，打罵不報」的大忍辱法，已有幾年？復有何威德攝令衆生受此詈罵？請說說看！

上述引文，見慧思大師釋「法華安樂行品」的釋文，原文是：「若薩菩薩摩訶薩，住忍辱地，柔和善順而不卒暴，亦不心亂。」經文並無「復行惡口粗言，打拍衆生，乃至命盡」之義，「不卒暴」者，終不暴亂也！若釋爲「惡口……」，則與「柔和善順」之言相違，亦復與「住忍辱地」之義不稱。經文現在，可以覆按，南嶽乃一代宗師，學德超羣，不致曲解杜撰，作此衍文，此句當非南嶽語，甚明。顯爲後人所湊入。

至於智者大師的行持，陳暎有：「瓦官禪師智顗，道德超羣，威嚴出家，昔在京邑，羣賢所崇……」的讚揚，可以想見智者大師何等莊嚴凝重，威儀萬千！（請參閱三十三期內明底裏智者大師德相）大師傳記中亦無嘻笑怒罵，方便化物的事跡。那來法師那樣既輕佻、又粗暴、又驕慢的德性啊？

最後，法師說：「各自撰文駁斥貴刊不當登載而登載的那篇毀辱三寶的謬論！」關於當不當登載問題，按理說，不容法師置喙！法師既經提出，我也不妨說說。何種稿件當登？何種稿件不當登？各種刊物因性質不同而不同，事實上無絕對的界線，以本刊來說，「毀（侮）辱」佛法的，不登、「毀辱」高僧大德的，不登、「毀辱」清淨比丘的，不登、「毀辱」老實比丘的，不登、與佛教無關的，不登、文理不通的，不登、不解名相的，不登、句義顛倒的，不登、無故罵人的，不登、攻訐人身的，不登、言之無物的，不登、事理不清的，不登……至於編者取稿，無向外人徵詢意見的必要，但刊出以後，如讀者提出意見，而有充份理由者，編者自當斟酌情形，作出：改正、中止刊載，甚至道歉等適當措施。這是讀者都知道的常識。「正論」連續刊載十六期，歷時一年又七個月，法師若認爲該論有「毀辱三寶」之嫌，爲何不及時來信提出意見？今距「正論」刊畢又將半年，忽以「不當登載而登載」見責，則法師先已有過，自過不知，反來責人，居心安在？何況當不當登載問題，豈是法師一人所能獨裁！本刊讀者上萬，在「正論」長期連載期間，從未接獲反對或不滿之來信，可見並無不當！法師以一對萬之意見，猶蒼海之一粟，渺而且小，無足重也。

走筆至此，接季泮宗居士來信，指出普行法師乃廣欽老和尚之徒，並非天台宗者！原來「以千常一變惡性法門」傳人自居的，竟是西貝貨，我固疑其與台宗傳統思想有異！然不信世間竟有如是無聊又復無耻之人！果如季居士所說，普行能無「背叛己宗」、「冒充他宗」、「挑撥宗派關係」、「破壞宗乘」之咎？我爲「法師」耻之！

但願法師，好自省察，耻之改之！回頭是岸！未爲晚也！



息諍

原載海潮音四月號

普行

「又有道友來信責難！他說：『有情不可能沒有是非，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既有是非，就不能沒有爭論，若無爭論，是非誰定，那有情的行業，不是就沒有一定的法理作爲準繩而違法亂紀了嗎？所以孝經上說：『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無義；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可知爭論由是非而起，是非也由爭論而定，是非定，然後有情才可以像航海一樣，穩坐法筏上，順着既定的航線而達彼岸。例如：佛初成道，便破魔軍陣，乃至爲衆生執『我』而說『無我』；爲小乘執『法』而說『無法』，如三藏經典，無非爲拯救沉淪，弘揚大法而破邪顯正。你閉關儘管閉關，爲什麼把大義凜然『再斥魔說』的鴻文提前結束，使渴望真理的讀者們大失所望，而且還說要謝絕世緣，不再參加爭論呢？假使爲破魔遭遇逆境而思退的話，豈不違背了你爲衛道而『義無反顧』的大願嗎？』我對道友以上的責難，不能不有所申述：

（一）爲是非難定而息諍：不錯！你說：『爭論由是非而起，是非由爭論而定』，可是，當爭論定不了是非之時，那就唯有息諍爲妙了。不信，你到大陸匪區去「批秦揚孔」看看是非能不能定？只怕還要惹禍身上，不要說破邪顯正了。我們爲衛道而捲入這場爭論的漩渦，其理亦然！自從在海潮音第五十二卷七月號，獅子吼第十卷第六期開始，經過兩番論戰之後，可以說是非已定，確已收到了破邪顯正之效，如今在戰畧的形勢上，已非昔比，是非既難定論，如何破邪顯正；既不能破邪顯正，如何息諍？這是我息諍理由之一。

（二）爲是非已定而息諍：經云：「唯佛與佛，乃能究竟諸

法實相。」那末，是非爭論，除佛誰能定評？因此，我們已廣引經論，把天台「性具善惡」的圓妙之理，說得鞭辟入裏，再沒恁透澈了，可以說是非已定。縱使敵者曲解經文，再來反撲，還不是「黑板自黑板……」那種換湯不換藥，早已被我們破斥了的陳腔濫調嗎？那只能以盲引盲，無法一手遮天，使所有的讀者不見光明，甚至像××居士一樣的「爲虎作倀」。這是我息諍的理由之二。

（三）爲慈悲忍辱而息諍：法華經的陀羅尼品裏有二聖、二天、十羅刹女，說陀羅尼咒守護法師，不使邪魔惡鬼，得便侵毀；設或侵毀，那他的罪惡，就等於侵毀諸佛。如羅刹女稱歎他的神咒而說偈曰：「若不順我咒，惱亂說法者，頭破作七分，如阿梨樹枝，如殺父母罪，亦如壓油殃，斗秤欺誑人，調達破僧罪。犯此法師者，當獲如是殃！」普賢菩薩勸發品裏說：「若復見受持是經者，出其過惡，若實、若不實；此人現世得白癩病，若有輕笑之者，當世世牙齒疏缺、醜唇、平鼻、手脚繚戾、眼目角眊、身體臭穢、惡瘡膿血、水腹、短氣，諸惡重病。」侵毀或輕笑持經法師的罪惡，尙且如此！何況侵毀證法華三昧的一代宗師，那罪惡豈非萬劫不復的無間獄嗎！因此我們入如來室，著如來衣，主動息諍，給敵者以自覺愧赧悔罪的機會，庶幾重罪輕報，甚至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薩。這是我息諍理由之三。

（四）爲無理可辯而息諍：儘人皆知，佛、法、僧三寶，爲佛教徒皈依信仰的中心。換句話說，就是：佛教徒以三寶爲核心；三寶以佛教徒爲外圍，全憑信力，尊師重道，來維持其飽和融洽的程度，互攝互成而爲一超然物外，有紀律、有宗旨的宗教

團體。所以華嚴經云：「信爲道元功德母」菩薩本業經云：「一切衆生，初入三寶海，以信爲本。」智度論云：「佛法大海，信爲能入。」五根、五力、十一善法，乃至五十二菩薩階位等，無不以「信」爲上首，這就是我們佛教雖屢經法難，而猶能屢興的所以。如今降至末世，竟有誹謗三寶的佛教徒，無視戒禁，破壞宗乘，還自圓其說爲「學術研究」。尊師重道的精神，已蕩然無存！試問：對這種人，除讚之以「維摩再來」外還有什麼道理可講？這是我們息諍的理由之四。

（五）爲教不應機而息諍：真實至極的性具平等之理，非爲悟生，非爲迷滅，亦非迷悟所能動搖；非心緣相，非言說相，故非思議之所能及。所以祖說：「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佛說：「是法不可示，言語相寂滅。」諸佛菩薩，及歷代宗師們，雖有文字、言說的方便，那也得看應不應機。若不應機，佛也擋不住靈山會上的五千退席；若應機，生公也能教虎丘山上的頑石點頭。假使迷悟能動搖真理，說法也不關應機不應機；那我們寧死也不能放棄爭論；若放棄爭論，則真理爲迷者的動搖，闡提就永無生信之日了，今迷悟既不能使真理動搖，說法也非應機不可；那我們何不抱道自重，待價而沽？何不學伯牙鼓琴，非遇鍾子期不彈「高山流水」的格調呢？這是我息諍的理由之五。

（六）爲投鼠忌器而息諍：一般說來，投鼠之功，彌補不了誤損鼠所依旁之器的過患，所以投鼠要忌器。但，也不一定；假使鼠所依旁之器，是不怕損毀的鋼鐵，或投者的技術有「百步穿楊」的準確時，那就不必顧忌了。所以當我屬文之初，也曾考慮到如下兩點：①我所投的目標特別顯着，縱使技術不太高明，也不會誤投。②即或誤投，也無礙於其所依旁如鋼鐵般的刊物，於是，我就毫無顧忌的投了。想不到事後所得到的反應，還是考慮欠周。現在我只好把內明編者——沈九成居士對我的答辯，畧微提出幾點，來檢討一下我自己的過犯，以表歉意！

原案（一）法師指責本刊「和美軍在越南作戰，只許挨打，不許打人的戰畧，恰恰相反」大概是對「聲明」中「對於惡意攻詰

、謾罵、吹毛求疵、節外生枝、離正題者，本刊恕不刊登」而發。不過在此之前，還有：「善意批評指教，無任歡迎」兩句，不知法師可曾看到？如未經細看，便冒冒失失與師問罪，則未免過於魯莽！如已看到，而仍作出「只許打人，不許還打」的演繹，那是斷章取義，有意誣衊了。」

檢討（一）內刊在所謂「正本清源論」的標題下所作「善意批評指教，無任歡迎，對於惡意攻詰、謾罵、吹毛求疵……本刊恕不刊登」的聲明，拙衲不但看到，而且還仔細的看了幾遍。我看一個佛教徒，對一代宗師「惡意攻詰、謾罵、吹毛求疵……」的謬論，貴刊已經爲他作「增上緣」大登而特登了，爲什麼還在其標題下作這種聲明？這不是「只許打人，不許還打」是什麼？所以沈居士罵我「斷章取義、有意誣衊、魯莽」的話，我不便接受，還是請你收回吧！因爲「斷章取義、有意誣衊、魯莽」的條件，你通通都具備了。你自己一身白毛，反說別人是妖怪，可乎？

原案（二）本刊已聲明過，無意介入爭論，也無義務代表著者作答，却有一事不明，要向法師請教。聽說當年華嚴宗及天臺宗的山外派，也會對惡性說有過異議，不知當時臺宗祖師們對此異議，取何態度？請說說看。

檢討（二）聽說當年華嚴宗，亦非無「性具善惡」之說，如：「隨舉一門，亦具一切；隨舉一義，亦具一切；隨舉一句，亦具一切。然此具德門中性具善惡，法性實德，法爾如是。」這是賢首的菩提心章所說。山外派對性惡說的異議，與今日「正本清源論」者的數典忘祖、惡意攻詰、謾罵、吹毛求疵、節外生枝、離正題的態度不同；當然臺宗祖師們對此異議所取態度，也與我們今日破魔的態度有異。慚愧！我們的德學，不及祖師遠甚，怎敢與古人前後媲美。

原案（三）又如：「內明編者，預知其窮途末路的厄運，將遭破滅，乃大發慈悲。」這一段的措詞亦不無問題。法師能預知，我不敢不信，若說法師預知「內明編者預知」我不信，因爲我不能預知也。……這一筆，我看也不必算了，算起來法師倒有「未經編者同意，假借名義，詆毀他人」之嫌！這就涉及法律問題了

！念在彼此都是佛子、一乳同源！我們決不計較。

檢討（三）沈居士以上這一段文的措詞，也不無問題。何則，我說「內明編者預知……」這話是現量所見，並非預知。因為你已經在該文的標題下，加以聲明了。白紙黑字，有目共覩，怎能說我是預知呢？倒是沈居士確能預知，否則，何以對該文特加庇護，而不作一般性的聲明呢？事實擺在面前，還要強詞奪理，奪理不過，又要撒野、誣衊、恐嚇無所不用其極！殖民地的法律，我不知道；我知道自由祖國的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不像有編政大權在握者，可以左袒右偏，顛倒黑白！你告去好了。老衲寧死不屈！決不敢高攀你這種「一乳同源的佛子」成就了你想以使人啼笑皆非的手法玩弄出家比丘於股掌之上的罪業！

原案（四）我說：「本刊不代表任何宗派，也不歧視任何宗派！我們也尊重任何宗派的教義，只要是佛教的。」……凡是涉獵過中國佛教史的，總該知道中國佛教各宗的教義，有共有不共，並不完全一致，甚至各宗理論上，都存有或大或小的牴牾，譬如：禪、淨之間，性、相之間，臺、賢之間，顯、密之間……甚至互有批評……好在各宗祖師們，都有優容對方不同意見的雅量，不會引起宗派紛爭……當知對祖師優容歧見的風度當學！

檢討（四）貴刊「尊重任何宗派，也弘揚任何宗派的教義。」這種不分畛域的偉大作風，人人讚揚，老衲豈能例外。沈居士可能要問：「既然讚揚，為什麼反對我們刊載台宗性惡說有異議的文章？」夫宗派互詆，等於以佛的右手打佛的左手一樣，深為學人所詬病！我們應引為殷鑒，豈可效尤？何況以三寶弟子的身分，作毀辱三寶的謬論，更是史無前例，這種前在國內曾為教界人士所唾棄，各家雜誌拒不刊載的穢文，也配稱為「宗派教義」，在貴刊弘揚之列嗎？祖師們，也有優容這種歧見的風度可學嗎？

原案（五）再退一步說，同道之間，即使有非爭不可之事，也該和和氣氣，依教說理，以討論方式來解決，切不可妄動肝火，喪失理性，自損他損，徒傷同道之誼，也未必可以憑盛氣壓得服人！至於第三者的攻擊，更無必要。

檢討（五）貴居士這番說教，值得奉為圭臬！我先表示接受

，然後請你把「始作俑者」，最初在獅刊「批判大乘止觀」開始，一直到貴刊刊載的「正本清源論」止，一篇篇的內容，詳細閱讀一遍，你就知道「妄動肝火，喪失理性」的是誰，也就不會冒冒失失的，來教訓我這個年愈杖國的老小比丘了。老實說：我們出家人有義務維護三寶的尊嚴，倘若有人，以粗野鄙俗的語言文字，毀辱三寶（如彼前在獅刊罵出家人為「一念不覺而出家，一念覺而還俗」，把「反天台」的口號，高唱入雲，近在貴刊更肆無忌憚，胡言亂道）我們迫不得已，要學本師的大慈大悲，以千常一變的惡性法門，嘻、笑、怒、罵，方便化物。貴居士，你會得嗎？我們對第二者尚無攻擊的惡意，何況第三？

原案（六）十一月「海刊」中法師說：「生怕我追剿他到香港內明，掃其穴，犁其庭……這話未免有點盛氣凌人，傷人太多了，不但把內明作為「追剿」的對象，而且把內明的作者羣全列入了……此等殺生害命字句，不宜出諸法師之口，還請法師取銷了吧！

檢討（六）「掃穴犁庭」，是借用軍事上慣用的詞句，來加強我們論戰的詞鋒，就是在軍事上，也不過是壯壯聲勢，激勵激勵士氣而已，並不是真的把敵人的穴掃了，庭犁了。譬如：我們天天說「反攻大陸」，實際上我們反攻的對象，是竊據大陸的共匪，並不是我們廣大的國土，更不是大陸上的億萬同胞。准此，怎能說我把貴刊當作「追剿」的對象，而且把貴刊的作者羣全列入了呢？再舉例來說：「阿羅漢」譯名「殺賊」，乃借用「殺賊」的名詞，以喻明「滅却煩惱」之義，難道羅漢真的會殺賊不成？又如「殺無明父」、「殺貪愛母」，是把能生「我」的無明與貪愛，斷除以顯「無我」的喻詞，並不是真的父親名叫「無明」，母親名叫「貪愛」，把他們都殺掉了。又如：新聞記者報導賽球運動的新聞時，也常常借用攻、打、防、守等一類的軍語以助興。准此，又怎能說這是殺生害命的字句呢？我不信沈居士只會推波助瀾，連這點意思都不懂。

原案（七）法師最後說：「希望內明編者大德，以『君之過如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的君子之風，對他人的責難，不必忌諱。」法師意思：要內明承認過失，接受責難。好說！好說！

內明一向白紙黑字，公開發行，若有錯失，讀者諸君，人人得見，猶日月之昭彰，誰也掩蓋不了！誰也歪曲不了！但盲目之人，將內明看作黑紙白字，則另作別論，蓋有病人不可以常理計較也。我們對法師的責難，已作上述檢討，遵照指責到處徵「過」，「過」不可得！殊掃清興。

檢討（七）「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今沈居士譏責難者為「盲目人」，誰敢責難！所以到處徵「過」，「過」不可得，眞聖賢也。我當披衣展具，隔海遙拜！可是「盲目人」拜聖賢，一定會拜錯，還是不拜的好。好在我們「盲目人」頗不寂寞，出家、在家都有那就是除普行外，還有慧嶽法師、鄭壽彭居士，而且還有代表他們的無數「盲」眷，各自撰文駁斥貴刊不當登載而登載的那篇毀辱三寶的謬論了！

原案（八）法師若仍有疑問，歡迎賜教！但望「責」之以義，「難」之以理，庶幾無負同道切磋之義，至若題外文章，意氣之言，此則徒費唇舌，無裨義理，不足道矣。

被指斥爲「撒野、誣蔑、恐嚇」的

答普行法師問

原刊四十七期內明

沈九成

普行法師在十二月「海潮音」上發表的「再斥魔說（二）」文中說：

「內明編者，預知其窮途末路的厄運，將遭破滅；乃大發慈悲。在其標題下作一特別聲明：『本文不代表本刊意見，善意批評（原文：善意批評指教），無任歡迎，對於惡意攻訐、謾罵、吹毛求疵、節外生枝，及離開正題者，本刊恕不刊登，特此聲明。』」

好！我佩服內明編者的高明，他爲魔說作增上緣，還真有一手，和美軍在越南作戰，只許挨打，不許打人的戰畧，恰恰

檢討（八）拙衲疑問雖多，就是不敢再向聖賢領教了。因爲「盲目人」既怕拜錯聖賢，如何敢向聖賢領教？我既不敢再向聖賢領教，聖賢也就不必再賜教了。萬一蒙聖賢不棄，非要向「盲目人」賜教不可的話，我想也出不了「貪普行、瞋普行、癡普行……」這一例高論的範疇。既出不了「盲目人」所料的範疇，那聖賢又何必多此一舉？

總上述檢討，千不是，萬不是，都是我未能「投鼠忌器」的不是、好險哪！差點入了「文字獄」！「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我願學君子，承認過失，並向三寶懺悔，爾後不再重犯。這是我息諍理由之六。

基於以上列舉的六種理由，決定息諍。不過我不會因息諍而使嚮往「真理」的學人失望。在海刊提前結束的餘稿，仍舊保留，已有檀越發心，把我們前後後所有維護天台圓宗，破魔的文獻，加以補充整理，編印成冊，無條件的供給學人，作爲研修一乘圓教，直達寶所的指南。請拭目以待！

相反。不過我們對此聲明，還有兩點疑問，要請教內明編者：①於義，則不識性、相；於文，則蕪穢雜亂；於言說，則語無倫次；像這樣一個凡愚，胆敢批判一代聖僧弘傳大乘的法寶——大乘止觀法門，文中還罵本書爲魔說。可以說是毀辱三寶到一零一度的沸點了！這算不算惡意攻訐、謾罵、吹毛求疵、節外生枝？②貴刊的意見，當然是弘揚正教的正知正見了，那末，不代表貴刊意見的什麼？請說說看。我希望內明編者大德，以「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的君子之風，對他人的責難，不必忌諱。」

法師下問，敢不奉答，在答覆問題前，對法師指責的「特別聲明」有畧加說明的必要。

衆所周知，一般報刊，除「社評」、「社論」之類外，其他各類文字均不代表報刊意見，此乃一般常識，本刊編者會機法師在付刊趙亮杰居士所作「正本清源論」之時，爲避免缺乏常識之輩誤會，在標題下，特加「不代表本刊意見」的聲明，和「海刊」在尊作標題下加「文責自負」的意思一樣，乃是報刊表示「恕不介入爭端」的「免戰牌」。明白事理的，一望便知，不用多說。本刊的用意和「海刊」正復相同。不過我們運程欠佳，主有口舌，雖經掛過「免戰牌」，而法師還是找上門來，奈何！奈何！

法師指責本刊「和美軍在南越作戰，只許挨打，不許打人的戰略恰恰相反」，大概是對「聲明」中：「對於惡意攻訐、謾罵、吹毛求疵、節外生枝、離正題者本刊恕不刊登」而發？不過在此之前還有「善意批評指教，無任歡迎」兩句，不知法師可曾看到？如未經細看，便冒冒失失的與師問罪，則未免過於魯莽！如已看到，而仍作出「只許打人不許還打」的演繹，那是斷章取義，有意誣衊了！

法師所提兩點疑問：「①於義，則不識性、相；於文，則無穢雜亂；於言說，則語無倫次；像這樣一個凡愚，胆敢批評一代聖僧弘傳大乘的法寶——大乘止觀法門，文中還罵本書是魔說，可以說是毀辱三寶到一〇一度的沸點了！」本刊已聲明過，無意介入爭論，也無義務代表著者作答，却有一事不明，要向法師請教。聽說當年華嚴宗及天台宗的山外派，也會對性惡說有過異議，不知當時祖師們對此異議，取何態度？「請說說看」！

接着法師問：「這算不算惡意攻訐、謾罵、吹毛求疵、節外生枝？」算！該算！像「蕪穢雜亂」、「語無倫次」……不無謾罵之嫌！不過，上文乃法師自說，算嘛？豈不要算在法師頭上！我看還是息事寧人，不算也罷！

又如：「內明編者，預知其窮途末路的厄運，將遭破滅，乃大發慈悲」。這一段的措詞亦不無問題。法師能預知，我不敢不信。若說法師預知「內明編者預知！」我不信，因為我不能「

預知」也，若能「預知」，早把「正本清源論」腰斬了，也免了今日口舌之災！這一筆，我看也不必算了，算起來法師倒有「未經內明編者同意，借假名義，詆毀他人」之嫌！這就涉及法律問題了！念在彼此都是佛子，一乳同源！我們決不計較，這一筆嘛？也抹去了罷！

「②貴刊的意見，當然是弘揚正教的正知正見了，那麼不代表貴刊意見的什麼？請說說看。」法師這一問？可把我問住了！不代表的？太多！太多了！真不知從何說起？法師一定要我「說說看」，好！我且「說說看」！

我說：「本刊不代表任何宗派，也不歧視任何宗派！我們尊重任何宗派，也弘揚任何宗派的教義，只要是佛教的！」舉凡禪、淨、性、相、台、賢、律、密乃至小乘各家，本刊一概尊重，無分軒輊，一概弘揚決無歧視！法師不信？可翻閱內明，各宗各派的弘揚文章，悉皆刊載！就以台宗爲例，記憶所及：曾刊過慧嶽法師的「法華經在中國佛教的地位」（34期），本空法師的「天台宗與禪宗」（33—35期），石湖老人的「天台宗祖庭——國清寺」，並將有關天台宗的圖片，選爲特輯，幾曾有過歧視？

法師可能要問：「既不歧視台宗，爲何刊載與台宗性惡說有異議的文章？」這可要分別說了！

我不想跟法師彈「學術研究自由」的高調，且回顧一下中國佛教發展的歷史，凡是涉獵過中國佛教史的，總該知道中國佛教各宗的教義，有共有不共，並不完全一致，甚至各宗理論上，都存有或大或小的牴牾，譬：如禪、淨之間，性、相之間，台、賢之間，顯、密之間乃至大、小乘之間，互有不同的杆格，甚至互有批評，若：禪宗批評過蓮宗，大乘各宗批評過小乘，賢首也批評過天台……，好在今各宗祖師們都有優容對方不同意見的雅量，不曾因此引起宗派紛爭。乃有今日各宗各派並存共榮的局面，我人對此歷史事實，當知！對祖師們優容異見的風度，當學！

從教理說，衆生根器，各各不同，衆生的知見也千殊萬異。釋尊爲普攝各類衆生，逗機說教，以是有大、小、頓、漸等之教法，從而演成禪、淨、性、相等之宗派，是故各宗義理雖有出入

，而攝化羣機之旨趣則一，各各教義，各攝所適眾生並行不悖，互不枵格，故千多年來，各宗之間，悉能互相尊重，互相忍讓，通共的教義，共求發揚，不共之說，相互容忍。以性惡說為例，爲天台山家派獨有之教義，乃大乘各宗所不共，換言之，性惡說在大乘其他各宗說來，乃是「異說」，然此「異說」固無礙大乘各宗之弘揚，而大乘各宗亦能容忍「異說」存在；華嚴宗及山外派對性惡說的意見，在山家派說來，自屬「異見」，然此「異見」固無礙於山家派之發展，而山家派的祖師們亦有容忍不同「異見」的雅量！祖師們已爲後人樹立了互相尊重，互相容忍的榜樣！法師會得嗎？

再退一步說，同道之間，即使有非爭不可之事，也該和和氣氣，依教說理，以討論方式來解決，切不可妄動肝火，喪失理性，自損損他，徒傷同道之誼，也未必可以憑盛氣壓得服人！至於對第三者的攻擊，更無必要！

十一月「海刊」中法師說：「生怕我追剿他到香港內明，掃其穴，而挈其庭！」這話未免有點盛氣凌人，傷人太多了，不但把內明作爲「追剿」的對象，而且把內明的作者羣全列入被「挈」之「掃」之列！按「犁庭掃穴（閭）」語出漢書匈奴傳，乃「滅人國族」之意！此等殺生害命字句，不宜出諸法師之口，還請法師慈悲，取銷了吧！

法師最後說：「我希望內明編者大德，以『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的君子之風，對他人的責難，不必忌諱。」法師意思：要內明承認過失，接受責難？好說！好說！內明一向白紙黑字，公開發行，若有錯失，讀者諸君人人得見，猶日月之昭彰，誰也掩蓋不了！誰也歪曲不了！但盲目之人，將內明看作黑紙白字，則另作別論。蓋有病之人，不可以常理計較也。我們對法師的責難，已作了上述的檢討，遵照指責到處徵「過」，「過」不可得！殊掃清興！不過我們乃佛教刊物，自應本佛教忍辱之義，容忍一切責難——即使無理的責難，我們也概不計較！法師若仍有「疑問」，歡迎隨時賜教，但望「責」之以義，「難」之以理，庶幾無負同道切磋之義！至若題外文章，意氣之言，此則徒費唇舌，無裨理義，不足道矣！

（上接第9頁 佛典目錄對中國目錄學之影響）

關於第二類之所以如此區分，其有如下之解釋：

- 一、一譯：並是原本一譯，其間非不分摘卷品，別譯獨行而大本無虧，故宜定錄。
- 二、異譯：或全本別譯，或割品殊譯，然而世變風移，質文選舉，既無梵本校讎，自宜俱入定錄。
- 三、失譯：雖復遺落譯人時地而古錄備有，且義理無違，亦爲定錄。
- 四、別生：並是後人隨意好，於大本內抄出別行，或持偈句，便爲卷部，緣此趣末歲廣，妖濫日繁，今宜攝入，以敦根本。
- 五、疑惑：多以題注參差，衆錄致惑，文理複雜，真僞未分，事須更詳，且附疑錄。
- 六、僞妄：或首掠金言，而末申謠讖，或初論世術，而後託法詞，或引陰陽吉凶，或明神鬼禍福，諸如此類，僞妄灼然，今宜秘寢，以救世患。

以上之分類法，任公認爲：「可以攝盡通行一切經典，真者寫定入藏，以廣其傳，別生及疑僞者雖屏不入藏，仍著其目，使後世勿爲所惑，別擇精嚴，組織修潔，專以目錄體例論，此爲最合理之作矣。」誠哉！此言也。

姚氏對法經此錄，有以下幾句評語：「將真典寫定入藏，別生、疑僞者屏而不錄，仍著其目，和後世校寫『四庫全書』的方法，一模一樣。」云云，有加以說明的必要；考「四庫全書」之出，爲清乾隆三十八年（西一七七三）成立「四庫全書館」，徵集全國藏書，由紀昀（曉嵐）主編，歷十年編成，凡三四六〇種；分經、史、子、集四部。在時間上說，「四庫全書」較「大隋象經目錄」晚出一千一百七十九年，既然四庫的編纂方法與「大隋象經目錄」的「一模一樣」，則紀曉嵐完全採用了法經的分類、編纂、探證、勘定等等方法，應無疑問。是以，法經的善本「大隋象經目錄」之出，不但影響了佛典目錄的進步，同時也帶領着漢文典籍目錄學的進步。此應爲不爭的事實。（未完待續）



由菩薩心談起

圓香

我國佛教，遵奉的是大乘法，修學的是菩薩行，所謂大乘，又名菩薩乘。

欲行菩薩行，當知菩薩心，菩薩心中，第一是沒有爲己的私念，因爲無私，才能慈、悲、喜、捨。有私就有掛礙，有掛礙就有煩惱，人我是非，心胸就不會坦蕩了。

儒家的大聖也會說過，君子不憂不懼，君子坦蕩蕩，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等等，這君子也好似菩薩的別名，他們所以能夠如此，也就是心中無一私字的緣故。人若沒有自私欲求，胸懷自然就坦蕩了。不信祇要稍一平心靜氣，冷眼去看人世紛擾，就會洞然明白。若人都能除却心中一個私字，必然到處都是菩薩，世界立見和諧，紛爭不起，刀兵頓息，人間一定充滿祥和之氣。

私由我執生，欲除自私當先破我執，這雖然不是太容易，但也不是不可能，諸佛菩薩，已早爲我們立了榜樣。我們既然皈依三寶，奉行大覺世尊的教誡，當以破我執爲第一要務，看經念佛，持咒習禪，應該都是爲的這個，除此別無他義。

當然；我們自無始以來，我執根深蒂固，僅憑一些「四大皆空，五蘊非實」的知解，是沒有用的，聽的時候，也許覺得明明白白，一旦境界現，恐怕仍是糊糊塗塗，全由不得自己，甚至連個三寶的意念都沒有了。這種信仰，算不得真正的信仰，祇能說是一時相信言之有理罷了。真正的信仰，必會產一種力量，這種力量，能使人懸崖勒馬，能使人苦海回頭，能使人恢復清明，所以一個真正信仰三寶的弟子，雖然我執仍在，應不會有執迷不悟，一錯到底的事。

世尊教人念佛菩薩聖號，就是希望能和佛菩薩心心相印，直接去體認佛菩薩的心境。若有私念存留胸際，必和佛菩薩心相背，欲求感應交道，當不可能，所以古德開示我們，須念到情忘境絕，萬緣放下，才會有相應分。

作爲一個佛弟子，要想找着自己的菩薩心，除了研究經論，先求知解外，念佛習禪等行持法門，尤須擇一專修。平時冷眼觀察世相，看別人照自己，也是一種方便工夫，凡眼見耳聞，當反躬自問，自己若遇斯情斯境，又當如何？見人善，勉自己，見人惡，警自己，日久也自有受用。

今日教內的紛擾不息，是非很多，都是少數人的私心作祟。據說還有人打着弘法利生的旗號，爭「地盤」，拉有錢有勢的信徒，不遺餘力，不擇手段。建寺蓋廟，心裏也祇是爲己營謀，目中根本沒有衆生。但願這些祇是謠言。

不過看看教界的現狀，的確令人憂慮，值得我佛弟子各自檢點，誠願都能上體佛心，發菩薩行願，不必將個人的名利得失，擺在第一。也奉勸心地純淨的同道，不可太相信他人的自我宣傳。

雖然我們都是慧眼未開的凡夫，難以辨別菩薩的真偽，但也有個凡夫的準則；第一可看生活享受，第二可細心去體察有沒有私念。一個學佛行者，若刻意求取樂欲的滿足，念念不忘照顧自己，就算他是活菩薩，也最好是敬而遠之，免得受邪偽的欺騙，引入歧途，末世佛法，的確有人裝神弄鬼，不能不特別當心。

（下轉第21頁）



Citibank, 學佛青年

無意

學佛青年出刊談刊名

Citibank 是全美第二家最大的 (Second largest) 銀行。它的原名是 First National City Bank, 我以前住在曼哈坦哥大附近, 相隔不過幾條街就有一家它的分行; 現在住皇后區, 步行幾分鐘又是一家它的分行。事實上, 只要你住在大紐約, 就逃不掉它那像章魚腳一般伸展的分行。最近他們大張旗鼓宣傳它的新名 CITIBANK, 電視網、廣播網、通衢大道、地下鐵路都不放過。一方面讓『大家告訴大家』它已汰舊名換新名, 另一方面, 當然哪, 借此機會大肆宣傳它的業務。"The bank that makes things easier is even making its name easier"。

或有人以為 "First National City Bank" 是何等響亮莊嚴的榮銜, 如今改為 "Citibank" 一個不見經傳乃至不見字典的名字, 其小家子氣與寒酸氣實在不合它那一家之下、萬家之上的泱泱大銀行的身分。

然而, 就在這裏你見到美國人的可愛處, 也略窺那些大腹便便的美國銀行家或企業家的成功處。他們決不擺身分, 決不理經傳, 絕對摔掉傳統的包袱。其不講理的程度竟至可以在一夕之間大刀濶斧砍掉久已建立、信譽卓著的金字招牌, 誰能有此大氣魄? 再說, 你到他們的銀行去排隊, 就跟你在戲院門口排隊買票一般輕鬆自在, 那裏有像開發中國家那種侯門一入深似海的味道。所以, 我欣賞他們的作風, 贊成他們的新名稱, 即使還不能不無微詞。

話說求簡求易原是我們老祖宗的思想。一部易經的易字便有變易、不易、簡易三種意思, 何等深邃複雜的概念表達在何等簡

單明瞭的名稱裏! 正像 Citibank 一字就代表了全美第二的大銀行; 而『易經』一名的誕生乃遠在 Citibank 之前三千年。又如我們的老夫子也是雖老而彌新的, 他決不肯把古來陳陳相因的繁文褥節一股腦兒承擔下來, 他的高足冉仲弓說:「居敬而行簡, 以臨其民, 不亦可乎? 居簡而行簡, 毋乃太簡乎?」他老人家便不會挑剔而加認可。前說對 Citibank 一名不無微詞的道理也就在這裏: 簡為 City Bank 則可矣, 簡為 Citibank 毋乃太簡乎? 若 Citibank 者, 只合為綽號與省稱而已。不過這只是保守改革派的想法, 不配稱為極端進步派。

閒話已畢, 談『學佛青年』。學佛青年原名旅美佛青通訊, 由旅美佛青會出版。李金玉同學在美國革命策源地的波斯頓披荆斬棘, 於本刊的策劃與編輯方面唱了兩年的獨腳戲, 但在沈先生家楨的經濟支援下, 七期之中, 依然一期有一期的新面目。不能不說 She has done her best, 也不能不讚美她的功不可沒。現在她說要把棒子交給紐約, 紐約也是革命戰爭的重鎮, 紐約的學佛青年在此革命精神的薰陶下自然也就義不容辭地接棒了。我不入地獄, 更誰入地獄乎?

為什麼好好的『旅美佛青通訊』要改為『學佛青年』呢? 簡單地說, 這就 Citibank 的精神。細說來, 有三點原因:

第一、草創之初, 本刊只是旅美佛青的園地。如今我們要突破這小圈圈, 把作者及讀者的範圍擴及台港美加等地。換言之, 我們期望與本刊聲色相通的人比前相倍蓰。因此『旅美』的字樣必須去掉。不過旅美佛青仍將是本刊的核心, 庶幾不背創刊的初

衷。

第二、本刊今後的重點將在刊載學術性及文藝性的佛學文字。『通訊』的使命在已往七期中應已完成，今後只宜成為本刊末尾附加的一筆，所以『通訊』兩字要去掉。

第三、捺頭去尾，只剩下佛青兩字了。但以『佛青』為名，恐不免有居簡行簡之譏，本擬復『佛青』之全稱為『佛教青年』，以求旗幟鮮明，口號響亮，商之於會長范兄進福，以為太刺人眼目，震人耳鼓，不如稱『學佛青年』為妥。好，那麼就這樣吧。至如佛青兩字，並非棄而不用，留為本刊之綽號與省稱可也。街談巷議，魚雁往返，『佛青長，佛青短』，更覺親切。

稱學佛青年的理由三點宣說已畢，附帶要說的還有三點：所謂青年，不以年齡論。切不可如范兄進福然，稱其兄為『三十幾歲的老頭子』，若然，當今之世直無青年矣！蓋青年的特色在富幹勁，多熱血，肯於奮鬥犧牲，勇於革舊創新。具此精神的人，那怕他已七十、八十，仍可自稱青年而毫無愧色；若其人保守腐化自私冷血，便令他只有十七、十八，仍當歸入老朽之類，拒之於學佛青年之門外焉！林語堂先生說：有些中老年人，其思想每比年青人為進步；我欲以周師宣德為其顯例。基督教提倡所謂 Ageless youth，豈可令我佛門中獨無此人。此其一。

本刊英文舊名為：Journal of the Chinese Young Buddhist Association in America，不免令人難於記憶，不合 Citibank 的精神。今亦商得會長同意改為 Buddhist Youth，以求中英文刊名之差相符合。至本會英文會名中的 Young Buddhist，譯入中文為青年佛教徒，恐怕我們大多數會員都還不夠格，我們只敢自稱學佛青年而已。看看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不會稱為 Young Christian Association，個中消息便可想過半了。所以本期起英文會名也改為 Association of Chinese Buddhist Youths，省稱可為 A. C. B. Y。按旅美佛青會一名看來，英文會名似宜再加 in America 字樣，只是實在太累贅了，而且不加美國人也自然知道你這會是在美的中國人辦的。英文會名不提 America，正如中文會名不提中國。此其二。

我們希望本刊的出版能夠趨於規則。目前暫定的目標是季刊，當然嫌少。可是以現有的財力人力而論，已然嫌多。每期設計封面一套共四張，可以週而復始地使用。因為相隔時間之長，加以封面顏色每期變換，使人忘記第五張封面雷同於第一張。季刊或 Quarterly 不緊附在刊名之後，也是刪繁就簡的意思，如時代週刊只是一個 Time 字。此其三。

又有一點要補充的，佛教原是革命的宗教，中國人美國人也都是革命的民族，所以本會本刊強調革命的精神。革人命者人亦革其命。請大家把新改的中英文刊名及英文會名都看做暫定的東西。亟願分布各個角落的學佛青年不吝玉珠，頒賜高見，若有更好的會名刊名，我們必當立即採用。或對本刊的內容有批評，尤其歡迎之不暇。

（上接第19頁 由薩菩心談起）

最近有位道友來信，說是有位「同道」，由於神鬼附體，居然「大弘佛法」，且有神通，能替別人治病，相信的人很多，教界人士，慕名專誠參禮的不少，而且大多不是愚夫愚婦，要我為文破斥，以免誤人，並附寄了這位「同道」的一本「大著」。我一口氣就把它看完了，內容是他如何由一位××教徒，變成了一位「佛」教徒，如何拜了鬼師父，如何得了「道」，如何為人治病，如何未卜「先知」及一些不知真假捧場的來信。我看完後，祇得五字評語「滿紙荒唐言」，察其言行，至多不過乩童巫師之流，根本就沒有佛法的影子，他的「大作」，若題書名為「精神病者的囈語」，對治療精神病的大夫來說，也許有些參考價值，在一個稍有理智的人讀來，不用思考，就可知完全是胡說八道。這樣的一位「得道之士」，居然也有人趨之若鶩，爭相信從，這恐怕祇能用「以邪入邪」去解釋了。

我誠懇地奉勸少數同道，不要去理會這類怪異，佛法是重智慧的。也不可妄求神通，以免招邪引怪，但老實地去覓取自己的菩薩心，當你本具的菩薩心，完全顯現的時候，神通智慧，自然一齊現前了，何用外求？



敦煌選輯

(一)

敦煌選輯

(一)

佛支精新

△ 力士像 頭 部



以挂面懸西壁。莫高窟牌坊。石室寶藏。西壁一。率以挂面一套共四點。可以懸而剪散掛對中。因欲掛而開之。則當然難也。可景以東官西樹式人丈而高。自然難全。安其想情。此間亦望本門出。出頭諸於磁氣。磁眼。目前舊式。出自景景。此



△ 四二八窟之塑像、壁畫與窟頂裝飾。

▽ 千佛洞





唐圭峯定慧禪師傳法碑并序

唐·裴休書

(四)

盛於 帝都復謁
 東魚照照曰菩薩入
 也誰能識之後謁上
 都花嚴觀觀 曰
 毗盧花藏能隨我遊
 者其汝乎初在蜀因
 齋次受經得圓覺十
 三章深達義趣遂
 圓覺在漢上因病僧付
 花嚴白義未嘗聽受

遂講花嚴自後乃著
 圓覺花嚴及涅槃
 金剛起信唯識孟蘭
 法界觀行願經等疏
 抄及法義類例禮懺
 脩證圖傳纂略又集
 宗禪言為禪藏卷而叙
 之并酬答書偈議論
 等凡九十餘卷皆本
 一心而貫諸法顯真

永懺樓隨筆之五

術數與異象

馮 馮

五六歲之時，我自己翻看曆書，無師自通地學會了排算八字，當時很驚動了父親的朋友，世伯世叔們紛紛來找我算命好玩，我又忽然胡言亂語，預言世局，有中有不中，當時說的預言，日後回憶，亦感到奇怪，不知道緣何會來此「小孩說大人話」之怪行。（挨父親打屁股也不少。）幸而很快就自知收斂，不再胡說，亦不再替人算命。

十多二十歲之時，忽然又看書而學會了兩種古代術數，一是「大六壬」，二是「奇門遁甲」。後者不算純熟，較少運用，「大六壬」却較有把握，於是有一陣子，無事不運算，到處招搖，誰家丟了一隻狼狗，也替他算，誰人問吉凶，也算，明日天氣晴雨，也算，奇怪的是誤中的次數也多。算出狼狗被何人偷去，因在何方，三天之後會自行歸來，居然完全應驗。算的誰人誰有什麼疾病，也對，算颱風，預報比氣象台還早上一星期。甚至於在遊戲中「射覆」算法也多應驗，煩我母在另一房間收藏的物件，給我來算猜，也都太多猜中，有次甚至於算出她收的一盒火柴是火柴，一共有四十九支火柴與火柴的封皮顏色與虎形，有一次算出某地兩天內有地震，也都應驗，一時弄得左右鄰里無人不知，人人來找我算，幾乎可以擺攤子了。

我自己亦極其驚詫於「大六壬」術數之神奇，那一陣子，十分沉溺於術數，直到我興趣轉變為寫作，才漸漸減少賣弄。

那一段時間，我又每晚習坐，子夜起來靜坐，是完全缺乏師傳的，自作聰明的打坐，靜坐了半年左右，在靜中時見

藍光白電閃閃於腦前腦後，有一夜忽然看見大地震及火山爆發，火光冲天，失驚大叫，次日果然看到此火山爆發地震的電訊，以後異象時生，不敢再對人言，只有默記在心。那一陣子，術數與異象成日佔據了我心頭，弄得我神魂顛倒，終日不安。我發現我先見或預知的事，却無一可以避免，例如我明是預知我某日必被人騎單車撞傷，自己特別避開慣行路線，另走他途，却偏偏就在那兒給人撞傷，我計算出一位余姓朋友的父親可能何時有生命危險，他素知我計算準確，就不敢出街，在家休息，却到時忽然心臟病發死亡。我自己預知的幾次災禍，幾經努力避免，都不能免，我警告朋友店舖何時可能失竊，他嚴加防範，偏偏在他改變的門鎖就被人撬開偷了店。

經過一番思索之後，我放棄了這些術數與靜坐，不敢再走上先知預見之路。我認為那都是一種魔境，不知是否佛家所說的魔？總之，我是完全不再攪那些事了，我覺得，但求心之所安，問心無愧，心安理得，何必去先知？何必去預見？與其凡事都要先知，驚疑失措，不如多讀心經，多做些善行，勸人為善，功同自己行善。善是否能積福？固屬未可知，但是信佛為善，心情獲得安定，或者就不那麼容易為魔所侵略。

有一位法師，聞說我的情形，特地來看我，說：「居士，你修慧何如修福？別太逞慧招魔啊！」

高僧的當頭棒喝，正合我意。是以多年來我不再敢賣弄先知預見，亦不再以術數之能來招搖撞騙了。如今不再打坐，少見異象了。偶有所見，亦只默識，不以為意了，終日混混沌沌，是我目前的心境。

靜室瑣記

張雪茵

一

涼蟬掠過高枝，帶來夏的消息，火傘高張，揮汗如雨，炎熱使人已不耐，何況拂逆心事，接踵而來，兒病未愈，女家又遭竊賊光顧，損失財物甚重，賊去後，箱篋衣物，丟散滿室，爲之清理至午夜，意亂心煩不能自己，我知道我又爲俗事而動了瞋念。

踏着午夜清冷月色，走過長街，靜靜地沒有人聲，沒有犬吠，祇有出牆花影，搖盪於輕風冷月之中，不能寧靜的心潮，乃漸漸平復，回家，焚香靜坐，誦白衣咒五百遍。空靈似洗，萬慮俱消。

至此，乃頓悟寧靜致遠的道理。更深深澈悟禪定功夫，由靜生悟，由定生慧，由慧而斷惑，則一切瞋癡貪念，皆可消除。

二

歷代高僧，如玄奘、惠能、太虛、石頭、憨山，丹霞諸大師，均以定力、慧力、願力、精純修持，成金剛不壞法體，火化後遺舍利子數百顆，傳爲神異。其實都是生具宿慧，益以後天修持，身心不爲塵俗七情六慾所亂，福慧增長，直趨菩提，而達大乘境界。

據六祖壇經及陳雪漁化身潭所記：六祖惠能於圓寂前，曾集徒衆共食，殷殷話別，午夜，潛行五里許，至國恩寺後荒潭洞內，席地坐化。

第二天徒衆依例參謁，失師所在，遍尋不見，忽聞異香飄來，尋至潭洞，才發現六祖早已坐化，將法體移至神龕，供奉於曹溪南華寺，並名坐化地爲化身潭，迄今香火不絕。

這就是定力修持，肉身證道的明證。

三

海島棲遲二十多年，親見慈航法師，肉身證道，於台灣台北縣汐止鎮慈航寺後山。我常偕文友參謁，並留慈航寺下靜修禪院進素食。

禪院深沉，古木參天，真是人間仙境，偶聞聲聲梵唱，悠悠鐘聲，迴繞於萬松深處，令人俗念俱消，我曾有詩爲記：

薛老蒼煙靜，秋深落木哀，梵宮迷曲徑，覓路亂雲開。

山抱蒼潭水，雲迴古樹烟，禪林人語靜，涼水入疏簾！

那份幽與靜，豈是日夕奔忙於名利中人所可想見。

四

慈航法師，所留下來給徒衆的遺訓，除了要清淨修身以外，還要普渡芸芸衆生，宏揚佛法。

奉勸一切徒衆，時時返省爲要。每日動念行爲，

檢點功過多少，只要自覺心安，東西南北都好。

如有一人未度，切莫自己逃了。法性本來空寂，

因果絲毫不少，自作還是自受，誰也替不了，

望爾廣結善緣，自度度他宜早。

足見宏揚佛法，普渡衆生，與個人修持六力，進入最高境界，是同等重要。佛應該仍然是入世的，以自己的修持影响芸芸衆生，不但是爲佛作證，更是最上乘的身教。

五

台灣最近又有一位清嚴大師，以肉身證道，大師湖北隨邑南鄉楊家村人，俗姓黃，名興華，民國十三年出生於故里，十二歲

，從黃陂古潭寺聖祥大師出家，法名果華字清嚴。民國三十年受具足戒於漢陽歸元寺，曾任漢口市古德寺知客。並在杭州靈隱寺及廣州六榕寺掛單。

四十三年來台，棲止十普寺，四十六年於台灣嘉義創小靈山永明寺，竹屋兩椽，梵唄不絕。講誦修持，放生利衆。五十三年冬北上，於碧潭畔，擇地築屋，曰海藏寺。寺樸拙如茅蓬，清苦持修，不驚虛名。五十九年三月，應化事畢，忽現寂滅相，告其徒衆，於寺後院地合甕六載，然後開視。

枇杷記

海雲

父親是個信佛很虔誠的人，他常說等他過了五十歲，就要把頭髮剃掉吃長齋。雖則他沒有說出家，但在我們（包括母親和我們姐妹六個）看來，那已經沒什麼兩樣了。母親沒說什麼，但我們姐妹六個都不禁大大的反對，大弟尤其——他認為佛教有不少壞處，吃齋就是一種自我損壞身體健康的大壞處。雖經父親提出科學家報告素食有益健康的證明，他還是堅持那只是一種美麗的謊言，經不起考驗的——。反對儘管反對，父親終於在過五十大壽那天剃頭吃素了。我們姐妹蹙了一肚子氣，可也不敢頂撞，在這種時刻澆冷水？大姐態度較溫和，她打趣着說：

「咱們父親可真聰明，揀這日子發佈，真是吉日良辰！」
「可不是？氣死我了，父親請了法雨寺的藏師父、觀師父來供養，偏他們兩位都有事不能來。父親就揀了兩隻枇杷，說咱們家的枇杷雖比不上太湖的灰枇杷，但子小粒大汁多，也是上品的了，應該供養師父，本來要讓大弟送去的，偏他一個人不知躲到哪兒去了，活該我倒霉，說我會騎摩托車，就叫我送。」

「大妹，你可小心你的態度，等會兒讓父親看到了，又要說你種瞋恚根，得毒蛇因了！」大姐開玩笑的說。

民國六十五年一月，周六，當衆開缸，肉身入定，相好端嚴，遍體呈琥珀色，髮鬚指甲均有增長，所著袈裟，亦未損壞。

移體出缸，趺坐如生前。道路爭傳，頂禮膜拜者不絕於途。大師一生，示現平凡，梵行清白，尙自修，真操實履，數十年如一日，寂滅時世壽才四十七歲。

或曰：肉身成道，端賴定慧之力，亦慈心悲願所寄，棲止寶島二十多年，乃得兩見，誠佛教之奇蹟，也是國家之祥瑞。

「呸……那我『護法』去了！」我啐了大姐一口，但對這一種因得果」的道理我說不過父親，心裏對那長長、軟軟的東西還是害怕，所以我就站起來去牽我的摩托車，然後把兩隻枇杷在後座綁好，往法雨寺去了。

「藏師父！藏師父，我父親叫我送枇杷來了！」藏師父常說他不嫌我吵，而法雨寺這麼大，只住了他和觀師父兩個人，我不大聲嚷他怎麼知道我來了？叫我像父親一樣在外殿屏息靜氣的等半小時，等藏師父或觀師父慢條斯理的踱出來，我才不幹呢！所以我一來，總是大聲嚷，把他給嚷出來。我才把簍子在地上一放，就看到一張笑瞇瞇的臉出來了——是觀師父。

「阿彌陀佛，是明道（我父親的法號）的小姐啊！怎麼只喊『藏師父』，不喊我呢？」

「我每次來，您總是不在嘛！怎麼？現在輪到藏師父不在了啊？」

「阿彌陀佛！坐，坐，請坐，先坐下來再說。」

我坐下來，觀師父替我倒茶，我連忙又站起來道謝。——這是我比較喜歡來法雨寺的原因，父親說藏師父、觀師父的學問都很好，又不做法會，只有觀師父辦了一個念佛會，一星期一次。藏師父完全不參加，他在園裏種了菜，也種了花，有空就讀書。

，寫東西，敲木魚，走來走去，嘴裏念念有辭，我也聽不懂他念什麼？我常常想問他——這種日子，他怎麼有耐煩過下去？但他又不像觀師父笑嘻嘻的，我不敢問。我是喜歡來法雨寺，因為觀師父也好，藏師父也好，總是對我很客氣，請我坐，請我喝茶，和我說大事情，完全當我是一個大人，（我那時候還不知道讓師父倒茶是不對的。）可是時間不長，時間一長我就沒有話說了，觀師父就會繞着彎兒要我皈依，拜他做師父，我只有趕緊溜開，免得同學問我：「信仰什麼？」我不能驕傲的說：「三民主義！」觀師父自己坐下來之後，就對我說：

「你藏師父閉關去了，怕要閉個兩、三年。」

「藏師父好好的，閉關做什麼啊？」

「閉關是佛門裏面一種求進步、求悟道的方法。你們不是也常常在古典小說上看到書生借寺廟閉門讀書嗎？只是佛教裏的閉關，要比你們世俗人嚴格多了。你藏師父這次閉關是要讀大藏經的。」

「喔！……」我應了一聲，裝做什麼都懂的樣子，其實我不知道「大藏經」是什麼？但我不喜歡多問，顯得什麼都不知道。

「聽說你們姐弟都不高興你父親茹素？」觀師父轉個話題問我。

「是——是不大高興。可是我父親已經做了，反對也沒意思了。」

「唔？為什麼呢？茹素是好事嘛，為什麼反對？」

「有些人覺得吃齋念佛的人就是善良的，甚至胆小的，屬於老太太或是遭遇不幸的人的，我不喜歡我父親讓我有這樣的感覺。我大弟是說，做好事就做好事嘛！何必把『吃齋茹素』這種傳統做好事的招牌掛出來？」我有些不樂的接着說：

「而且社會上吃齋念佛的人做壞事、壞心腸的例子多得很呢！人家要說是『偽君子』。」聽了我這些話，觀師父微

笑的看了我好半晌，莫測高深的樣子……一會兒他才用他那特有的慢調子，溫溫和和的說：

「二小姐，你錯了。頭一件，你說你不喜歡你父親茹素之後所給你的那些感覺；要知道，這些感覺都是你自己的心理作用，是別人的認識所加給你的壓力。你為什麼要接受呢？你為什麼不自己做主、自己判斷，而要讓別人的判斷來增加你的負擔？這——他停了一下，我知道他沒有說出來的意思——可不是愚不可及嗎？要別人來替你決定受不受呢？我剛要開口說話，觀師父又接下說了：

「第二件，你父親並沒有掛做好事的招牌。你不是說社會上吃齋念佛的人不一定都有好心腸嗎？所以你父親剃頭、茹素並未替他做的好事宣傳，那不過你父親的一點願心罷了。你沒有讀過佛經，不知道願力的可貴，可也應該體貼你父親的意思，不要讓他說你不懂事啊！」觀師父把最後的一句話故意說得輕鬆，但我還是覺得委屈：

「我就是替他他才反對哪！我聽學校的老師說吃齋的人要心念動得少，身體動得少，像出家人一樣才可以。如果還要勞動的在家人吃齋，是會敗壞身體的，吸收的營養不夠嘛！」聽了我這些話，觀師父又笑了：

「撇開營養學不談，我問你一句話：你是不是認為精神的快樂比物質的快樂還要重要得多？」

「當然。」

「這就是了。不只營養不夠會使人受傷害，精神負擔所能加給人的傷害更大呢！」

觀師父這些話說得我一句話都不能回答，我就問他：

「觀師父，您怎麼懂得這麼多道理，我不相信經本裏面說這麼多？」

「阿彌陀佛，你又來了，——你沒有看過經本，怎麼就先把『不相信』三個字擺出來了呢？」解答了我的問題，觀師父故意逗我。

「怎麼沒有？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我唸過不只一遍哩！」

「懂了沒有？」

「——那些名辭好奇怪，可是還不是說的是相信了就有種種好處，和天主教的聖經有什麼兩樣？上面才不說您剛講的那些道理呢！」

「阿彌陀佛，佛教有最根本的三藏十二部經，你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這一次我老老實實的回答。

「所謂三藏十二部經就是把佛家的道理依照教主所教導的稱做『經』，講佛門的規矩的稱做『律』，研究佛法的高僧大德們對經本所做的解釋或發揮都叫做『論』。這就是三藏。十二部和經藏一樣，只是它是按照佛陀說法的格式來區別的。通常人家說大藏經，就是說的這三藏十二部經，一共有八千多卷——」觀師父說到這兒，停了一下，看看我，笑了笑接着說：

「我剛才說的那些，屬於『論』的那不必最聰明的人就可以看懂；至於你剛才輕易的就把它解釋成『還不是說信了就有種種好處』，和聖經一樣的文字，是屬於經的，要聰明利根的人才看懂。」這樣說我是最聰明的囉？——不對！不對，觀師父那笑咪咪的樣子明明是在揶揄我！是了，他在我的解釋上面加了「輕易」兩個字——想到這兒我的耳根都發熱起來了，好奇心也整個的鉤起來了——我說：

「觀師父，那您教我讀經，也讓我看看論裏面寫的什麼，好嗎？」

「好，好，——可是你要先做一件事，——」

「做什麼事？我懂？」我猶豫了一下，馬上站起來——父親常說我是個有勇氣的人，在真理之前還不肯低頭，不是太頑固了嗎？我恭恭敬敬的跪下來拜了一拜，觀師父就把我拉了起來（我看我父親都是連拜三拜的——在佛菩薩之前），然後和我說：

「跪下來拜，就認做師徒，這是江湖人的規矩；我們佛門裏面不是這樣的，改天，我請你父親和一些蓮友來，再正

式替你做皈依儀式。現在你回去把這好消息說給你父親知道吧！」

「好的，師父。」我規規矩矩的回答了，師父還送我一串小念珠，紅得透明的，好可愛，我又騎着我的摩托車回家了。

回到家，我沒有馬上把這事告訴父親——我要挑個適當的時間，拜師父是件大事啊！整個下午，我都正正經經的做事，不再和姐姐說俏皮話了。那天晚上吃飯的時間，我幫三妹上菜（這是她的工作），等大家都坐下來吃飯，我才把這件事宣佈出來。父親、母親都很高興，大姐和弟妹們先是懷疑地看着我，後來知道這是事實，便聯合的取笑了一陣，——我才不管呢！到現在，我很感謝大弟發的那一陣脾氣，使我有送枇杷到法雨寺的機會，才認識佛法這樣偉大深奧的道理。

正 正 正 正

美佛會駐台譯經院啟事

美國佛教會在紐約創建莊嚴寺，承各方大德發心響應甚感，現本院已在新竹郵局開立郵政劃撥帳戶第一〇六四一六號，戶名「美國佛教會駐台譯經院」，如蒙 賜撥捐款，敬請逕劃撥該戶較為方便，毋任感禱。

財團法人 美國佛教會駐台譯經院敬啟 四月二十日

台北總持寺贈送

「顯密圓通成佛心要」

台北延平北路六段社仔十七街四十八巷廿一號三樓總持寺，為與四眾結緣，贈送該寺印行之「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附回郵函索即寄。

郵代

明忍法師：函寄「大乘起信論」事，因地址不詳，無法投遞，請早示之為盼。 內明謹識



參禪要訣

光宗

在學禪之前，也許有人要問，學禪有什麼利益呢？其實學禪的利益，不勝枚舉，我可以舉出最重要的十種爲之介紹，但，這都是指學而有成而言。

- ① 消滅惡疾
- ② 得出苦海
- ③ 智慧如山
- ④ 辯才無礙
- ⑤ 鬼神朝禮
- ⑥ 神通自在
- ⑦ 禪悅充滿
- ⑧ 普利三界
- ⑨ 福壽無量
- ⑩ 行同如來

佛教任何法門，都在修心。禪宗別號「心宗」，更不得離心修行；否則，便成「隔靴搔癢」，別望解脫。

經云：「出流向生死，入流成解脫。」這是修行萬古不易的鐵則。出流，修出心外。入流，修入心內。

修出心外和修入心內如何分別呢？我人在用功時，妄想紛飛，便是功夫和心脫節，「不得其門而入」。當我人在用功時，雜念無法生起，整個心全爲功夫所佔有，便是修入心內。

我人不要忘記，修行人均有一個共同的要求——獲得定慧。換句話說，就是要使「心聚一處」，要歇「狂心」，佛陀告訴我們，能「聚心一處」，則「無事不辦」。倘「狂心停歇」，「歇則菩提」。菩提者，福慧、快樂、和大能也。

本文撇開其他修行法門，僅說參禪。參禪第一步的功夫，是發現心。倘不知道心之所在，修行全屬空談。舉例來說，一位良醫，如果找不到求治的病人，這位良醫，縱有通天本事，仍覺無能爲力。所以，我人如果找不出心之所在，妄想參禪，八萬四千方門，無一例外。

心者、知覺也。凡看過「楞嚴經」的人，都知它既不在（身）內，又不在外，不在中間。不屬長短方圓，又非青黃赤白。那麼

，我人有何妙法，來發現它的所在呢？

請別着急，閉上你的眼睛，默唸「阿彌陀佛」聖號，（不得用口唸）候心稍靜時，便不難發現身體內有一唸佛動相，這種動相，非心而何？

心既找出，應如何使其聚於一處，不被妄念襲擊呢？那麼，就要不斷默唸佛號，再如貓捕鼠般來注意唸佛之處，使注意力集中動相，妄想則難進來胡鬧，這便是定。定久而慧自至，莫之能禦。

我人爲了使定力紮實、深固，須再啓發「疑情」。「疑情」啓發的先決條件，應先深體我人「七尺之軀」，爲皮血骨肉所構成，其作用等於一間房子，一條袋子，絕無唸佛之可能。

這種正確觀念建立以後，我人再默唸「阿彌陀佛」聖號，見到動相，便不由心中生起反應，「奇怪，這唸佛是啥東西？」我人再不停默念時，神秘感油然而生起，這便是禪學上的「疑情」了。

當我人發現身內之唸佛動相時，千萬別自作聰明，妄加答案，這是我的心，我的靈魂，我心、靈魂，都是名詞，名詞是代表事物的符號，和事物本身，仍有相當距離的。

我人在用功的過程中，應注意到身心的反應，如有不良現象，如心煩、心跳、腦痛、胸痛等等，即立刻停止用功，俟其恢復正常後，繼續努力。

「羅馬不是一天築成的」。我人既弄清修禪的正確路線，加上所需時間，便可獲到解脫。

所謂所需時間，因人而異，爲力求「直截了當」，依教而行，解脫易如反掌，但避免長篇大論，致令初學人無所適從。

初學人士，每天用功不要超過兩個鐘頭，每次也不宜超過半小時，因心力有限。當「放參」時，即使心又散亂，也不介意，不應求成心切，把心迫反，反為不美。

學人在定中或非定中，見到不該有而有之境物，如見佛、魔、人、獸、山、水……或聞種種喜怖音聲，均一概置之不理。照顧「話頭」，提起「疑情」。這種幻覺和錯覺因人而異，多少也不一定。

有見人在用功時，痛哭不已，或歡悅難禁，手舞足蹈，則令其休息，俟這種情緒消失時，再行用功。

有人說，參禪目的在使身心休息，這與祖師禪無關，本文教法，是要令心在需要的範圍內和路線上活動，來製造智慧，產生大能。

綜上所述，不難得到下列的一個公式：

禪定 + 禪觀 + 禪修 + 禪悟 + 禪證 + 禪果

更有人把參禪視為上根利器者之修學法，自甘屈居下根，不敢一試，那是錯誤的。應知禪更是「三根普被，利鈍咸收」的。現在讓我舉出下面八題，以供參攷，如果你的答案都是「可以」或「能」的話，那麼你的參禪，便有百份之百的成功。

- ① 你能體會到身體像個皮袋子，絕對不會唸佛嗎？
- ② 你能默唸佛號，使它在身體內歷歷分明，生起動相嗎？
- ③ 你能如貓捕鼠般，注視唸佛之處嗎？
- ④ 你能連想到皮袋子裏，這唸佛是何東西，而生起興趣嗎？
- ⑤ 當這興趣消失時，你能如法泡製，再行啓發嗎？
- ⑥ 你能注意身心反應，而決定行止嗎？
- ⑦ 你能把異常見聞，均置之不理嗎？
- ⑧ 你能天天用功，不「一曝十寒」嗎？

本文不能包括禪宗的「全面」，但方法却不出此，依此而修，超出輪迴是最低的收穫，何況我人還有更高的希望呢？

寄自澳洲，一九七六，五，十五。

山居詩 并序

敏智

(續上期)

十

獨坐草堂一老衲
皮膚千層脫骨連
文章大塊取無盡

遊心物外意超然
山色宜人飽我眼
賞玩隨情湧目前

崖頭萬仞解身放
鳥聲悅耳勝琴絃

十一

世亂人心多虺蜴
屋外生春順化機
饑來喫飯倦來眠

崇山聊覓一枝依
半榻橫窗聞夜雨
那復古今是與非

草深過膝難行路
孤燈微火照禪扉

十二

春季山中多霧氣
青嶂千重遍雨雷
思齊盤古開天地

陰風連月不能開
浩浩太空何日朗
闢出星辰日月回

碧虛萬里沉雲海
漫漫長夜幾時推

十三

疊疊連山環起伏
朝日過辰始上昇
天涯萬里長爲客

觸天峭壁絕雲層
林嶽鐘聲聞遠院
海角漂流一飯僧

暮陰未夕先籠罩
禪心夜月照孤燈
(未完待續)

讀敏公上人山居詩賦贈一律

李叔裘

臨風咳唾句清新，半屬才情半夙因，
詩成禪悟見精神，休嫌文字能爲障，
千載寒山疑再世，喜從方外識詞人。
身遠塵囂空色相，如此篇章自足珍，

密勒日巴尊者歌集

張澄基譯自藏原文著

第十六篇 強盜弟子熾貢惹巴

某一段時間，尊者密勒日巴在上甲兒區的寫日坐靜。一天，來了幾個強盜，他們看見尊者的（洞中）一無所有，亦無任何外緣供養，和尊者修法苦行的實際情況，不覺生起了極大的信心。於是對尊者說道：「師傅啊！這個地方水土兇惡，順緣的供養也非常稀少，住在這裏作什麼呢？不如到我們家鄉去住，我們可以供養承事您！」尊者說道：「不錯，此地的順緣供養確是非常稀少，水土也不太好，但對我所需要的禪定而言，則有很大的利益。所以你們的家鄉雖然有許多順緣，我也不會去。如果你們知道任何有根器和有緣法的人，不妨讓他們來到寫日和我一塊兒修行。」於是歌道：

「於此殊勝寫日地，繞行途遠行者近①。若有具信善根者，願來寫日共修行；
捨棄此生一切者，願來寫日共修行。殊勝寫日路雖遙，易生覺受與證解；
若有具信善根者，願來寫日共修行；捨棄今生一切者，願來寫日共修行。
稀有寫日此勝地，水火柴薪雖稀少，空行勝聚會頻。若有具信善根者，願來寫日共修行；
本尊加持具大力，上樂金剛②所居處，渠乃賜予成就者。若有具信善根者，願來寫日共修行。
捨棄今生一切者，願來寫日共修行。稀有寫日此勝地，護法兄妹所居處，能除一切諸障礙。若有具信善根者，願來寫日共修行；
願來寫日共修行。」

強盜的首領對尊者生起了極大的信心，向尊者頂禮，頭面禮足，說道：「我很快的就會再送朝拜您！」

不久，他就回來參拜尊者，隨身攜帶了一個很大的玉石。但他心中猶豫不決，不知是否要把這塊大玉石供養給尊者，所以他同時也攜帶了一些其他的小禮物備用。來到尊者面前後，他就把小禮物供養給尊者。尊者微笑道：「你不用遲疑，把你的那塊大玉石先給我好了。其實我根本無需什麼玉石，只是爲了圓滿你的資糧，所以要你給我。」他立即發覺密勒日巴確實具有無礙的神世，於是就恭敬地把玉石供給尊者。尊者接受了玉石後，就又把玉石交還給他，說道：「就用這塊玉石作你的資糧吧！」尊者對通問財寶無絲毫愛戀的事實，深深地感動了他，因此生起了無轉的信心。密勒日巴隨即攝受了他，並傳授他灌頂及口訣。他依法修行，得到了究竟的覺受和證解，以後成爲尊者的「心子」之一，名叫熾貢領卡哇（簡名爲熾貢惹巴）。

以上是熾貢惹巴遇見尊者的故事。

註解：① 繞行途遠行者近 西藏人在朝拜聖地時，常以數日甚至數月的時間，向右繞行該聖地，故名繞行。

藏文：Sa·skor·此句原文之下半句爲：「……Lam·bGrod·Thag·Nye·Wa·」，Lam·bGod·可譯爲旅行或旅行者，故此處其意不能確定。

② 上樂金剛 藏文：bDe·mchog·rTo·rJe·，舊譯大樂金剛、勝樂金剛，密乘主要本尊之一。

百城雲水紀南遊

董正之

岷市初旅

旅遊，足以增廣見聞，開拓胸襟，是人所共知的。對於一個國會議員，出國考察訪問，尤能裨益言責，促進國民外交。

隨着政府播遷台島，一晃二十六個年頭，足跡未出都門一步。世局變幻，國事滄桑，人到中年感慨多，像我這樣飽經憂患的人，更易覺得「壯志未酬人漸老，中原到處有啼痕」的嗟嘆！

今歲暑期，趁立法院休會，交大放假之便，應修訂中華大藏經的邀請，偕同朱時英、陸崇仁兩位先生，組團出國，分赴菲、星、馬、泰、港九等地，向海外華僑佛教界，勸請大藏經，以是因緣，我們三人同行，於八月十四日午後二時，搭菲航班機，由松山機場飛往岷尼拉。雖然短期國外旅遊，修藏會長老，內子淑婉攜歲兒，兩孫光宇、光寰，同來送行，總也平添幾縷去國懷鄉之思。鐵鳥展翼，御風凌空，半個小時後，我們的復興基地，寶島的美麗山川逐漸遠了。通過巴士海峽，天氣頗為晴朗，蔚藍的空中，碧綠的海水，銀翼下低空處，飄蕩著堆錦積玉似的白雲，使我聯想詩詞對自然烘托的佳句，慰藉機艙中的心靈。

人生的旅程，脫離不掉因緣支配，如所周知，一飲一啄，莫非前定，真實不虛！我生長在佛教家庭，自幼即深信因果，在三十六年冬，競選立法委員時，曾在觀音菩薩前，發願：「如果當選，廁身國會，一定護持三寶，昌隆正法，庇佑邦家」。濫竽議壇，逝去五十五個會期，服膺本願，無違初衷，檢討起來，總算未繳白卷。至於佛教內外，對我若讚若謗，自愧難無八風不動的境界，每以虔誠自反，益勵前修自慰，此番為勸請藏經南行，不是單純的遊山玩水，欣賞異域風光，乃作如來使者，奔走海外，禮敬諸山，續佛慧命，也是對災禍頻仍的東南亞，作法寶流通，祈求慈光普被，照破黑暗；法雨宏施，滌盡腥羶。但是，時節因

緣，不比往日，現在，正當高棉、越南，相繼淪陷，而我們所訪問的國家，菲、泰、馬三邦，新近與我斷交，單是入境簽證，就發生一些困難，幸賴我外交部明智，給我一份公務護照，又補發一份普通護照，還算無多阻礙的完成這次行程。

菲航客機載著我們飛抵岷市上空，因天雨霧重，在半空盤旋許久，才安穩降落。我經過檢查，而以商人身份，蒞臨菲國首都，瑞今老法師、自公法師、戴良智、劉蘭生等居士，前來相迎，鵲候多時。瑞老的慈祥，自公的懇摯，以及諸居士的親切，驅走我旅途的倦意，雖然氣候驟變，呼吸頗困感難，在興奮時光，精神可以主宰肉體的，登上招待我們的專車，直駛信願寺下榻。

僧寺掛單

信願寺，是非地首刹，建寺創自信願老和尚，奠基典禮，曾邀黨國元老戴院長傳賢，因由美返華之便，過境下船主持，廟宇五層大樓，清淨莊嚴，大殿在二樓，左側供藏經，我寄宿三樓上座客房，一切陳列雅潔，並有冷氣機設備，這對我的病體，是十分安適的處所，此外，茶水點心，款待優渥，早餐、午齋，隨象過堂，倒也習慣，但我以居士身，受僧寶隆遇，格外感愧交綏。

禮敬諸山

抵岷翌日，開始分訪諸山，進行勸請大藏工作。

有海水處，就有華僑，非誇大之詞。南洋諸邦，等於閩粵僑胞第二故鄉，披荆斬棘，成家立業，對僑居地的開發繁榮，是大功臣，屬無名英雄。可以肯定的說：一部南洋開發史，等於華僑奮鬥史。更有一個特殊之點，華僑拓展的背景，不同於西力東漸，歐美的權勢，向外膨脹，依賴商船戰艦，而是完全依仗中華文化的勤儉習慣，孝悌精神，桑梓觀念，團結奮鬥，互助合作，

往往單身赤手打天下，幾十年功夫，變成百萬富翁，這是中華文化化的表現。同時，還有一大特點，華僑社會的安定，是靠佛教在海外的弘揚，致使一般僑胞憑宗教信仰，煥發精神力量，心靈得到主宰，事業更加光昌。因此，清末民初，中華僧侶，如信願、會泉、等和尚，太虛、弘一、圓瑛、虛雲、諸大師，在星馬各地，均有教化的遺澤，華僧梵刹，遍佈南洋，菲國雖是天主教的國家，但是菲國群島廟宇，大小總有四五百所，可見佛教與僑務關係之密切。

訪問工作，由自立、遠光、正宗等法師指導陪同下，次第進行，更考慮我的健康，每天節目，排的不密。

宿燕寺，是尼象道場，鄰近信願寺，匾額楹聯，除弘一大師手蹟外，有嚴總統、于右任等名人墨寶，蘭若清淨，不染纖塵。

華嚴寺，佔地廣闊，氣象宏偉，安養院的大樓，即將竣工，可供二三百位老人，頤養天年，乘願紀念學校，現辦一所幼稚園，該寺的大護法李秋庵，是修藏會創始者屈文六上師的老友，於今已歸道山，住持和尚是妙法法師。又名騰捷，字二悲，每周舉行大悲法會。參加善信，常近千人，具見二悲法師願力行持的一斑。

普陀寺的道場，均係樓房，謁見如滿法師，正為碧瑤的新建七層佛刹，趕裝佛像工程勞神，籌創菲國避暑勝地梵宮，便利佛教四眾住宿。

寶藏寺，位岷市郊區，花木扶疏，林池形勝，左側佛殿，加建工程，正在進行。

靈鷲寺、觀音寺，兩所尼象道場，好似新近完工，大殿均可容四五百人共修，梵宇巍巍，禪地清幽，在紅塵萬丈的工商都市，噪音喧囂，空氣污濁，參禮佛刹，金容悅目，梵唄清心，總有偷得浮生半日閒的享受。

孟蘭法會

隱秀寺，是我全家仰慕的海外道場，由清和大德一手創辦的梵刹，雅潔樸素，超凡脫俗，更因自公法師的駐錫，這座佛教法

幢，成為僑鄉信仰中心，雖然山門設而常關，教澤深而不廣，但清和大德係女中丈夫，純具陽剛之德，悲願弘大；自公法師篤誠謙和，溫恭儉讓，身教即可攝衆；他們愛國護教的赤忱，淑世美俗的行誼，使任何一位參拜過該寺的人，衷心感佩！我家備受兩公恩德，嚮往尤殷！憑藉弘藏因緣，這次在菲，我有多次參拜該寺，聊慰平素渴懷，並承自公慈命，作兩次講話，一次是介紹修藏會的使命，南來訪問目的。一次是孟蘭盆法會（中元節），講述佛法與孝道，申明儒家重孝道，主務本，「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爲人之本歟。」而佛教同樣重視孝道，地藏經就是佛教孝經，目犍連尊者，以救度生母出餓鬼道因緣，留下孟蘭盆法會範例，尊者亦以大孝彰名；至於本師釋迦牟尼佛，在雙林入滅前，升天爲母說法，親爲弘揚孝道作榜樣，同時，經云：佛謂「天下男子，是我父；天下女子，是我母。」禮敬衆生，正同孝敬生身父母一樣，可見孝道，圓彰佛法全部實踐。佛教僧伽，辭親出家，正是孝親報恩的義舉，「雙親離塵垢，子道方成就。」不僅現在生身父母，超昇極樂，而是多生多劫父母，均得出苦得樂，這正是大孝。先總統蔣公遺囑，復興民族文化，就從弘揚孝道作起，華僑社會，逢中元節，群詣佛刹，薦亡祭祖，崇德報本，值得讚揚！

海外感舊

海外華僑社會，保存傳統文化，發揚固有道德，我的觀察，比起國內，遠勝一籌，他們好客美德，依然繼續保存，在岷除隱秀寺數度請齋外，宿燕寺住持慧明開士，親治素筵，餚豐味美。岷市居士林林長施金煥居士，也設齋款待，同時邀請太平洋經濟文化中心主任劉宗翰和顧問劉瑞生作陪，席間會由我暨劉主任致詞，我簡明報告修藏會成立的緣起，嚮導人心正思，昌明因果，彰善殛惡，崇正黜邪，安定社會，發揚佛陀的慈悲喜捨精神，消除未來人類浩劫。宗翰兄也介紹該中心的任務，詞簡意賅，容態懇摯，確係一位傑出外交人材。

菲島僑情

我們三人組團南行，主要任務，固屬勸請全藏，希冀法寶放辦的學校。全菲境內僑校，間約四百餘所，各級教育均備。岷市光，但對僑教僑情，也儘可能得到初步了解，特別留心佛教所創中正學校，以先總統蔣公德號命校，成績卓著，十餘年來，造就專材，服務僑鄉，或供職菲國政府各級機構，為數眾多，岷市佛教所辦普通中學，我們參觀過的，有普賢中學，能仁中學兩所。普賢中學校舍，為一列四層樓房，教室數十間，寬廣整齊，學生語文課程，午前學英語，午後習華文，圖書儀器設備，均達一般中學標準，自公法師即兼本校教師，劉梅生居士本校校長多年，現由其妹劉蘭生居士代理教務，學生晨昏誦普賢行願，八識田中，滌染伏惑，啓迪慧命，增益福澤，培植華僑社會的幹部，這所佛教中學，可以說是示範教育。能仁中學，半係木造校舍，二層樓房，老師授課的認真精神，學生聽講的專心意態，也足證明這所佛教僑中，是屬理想中學。可惜中菲斷交。華僑學校菲化法案，即將實施，瞻望菲島僑校，真是荆棘載途，自然佛教僑校，同樣受環境限制，欲求發展，阻礙橫生啊！

風光一瞥

菲國是由群島組成，岷市傳有十景，為觀光名區。我以病體初愈，兼負主要任務，無暇專程尋幽覽勝，但藉訪問之便，車中沿途眺望，雖屬走馬觀花，總有賞心悅目之感。

①馬尼拉灣觀落日：馬尼拉灣位呂宋島中南部，港濶灣美，高大椰樹，排列路旁。碧海白濤，起伏灣內，群艦星羅旗布海上，映著落日，海面泛起千條萬縷金光，紅日西沉，漁舟唱晚，底是一幅天然美景，流露熱帶風光。

②林蔭大道過車塵：羅哈斯大道，是岷市林蔭大道，濱馬尼拉灣，通總統府，路旁遍植棕椰，地面平鋪淺草，分布奇花異卉，朝陽煥彩，夕雨飄香，我幾番經過此道，貪愛此處景色。只是趨車經行，無法留連徘徊。

③李查紀念碑巡禮：李查是非島開國英雄，功在社稷，菲人樹碑紀念，以示崇勳報德。我過此碑，除浮起敬仰之忱，還興懷古弔今之感。

④華僑義山弔李公：華僑義山是岷市華人墓地。菲僑慎終追遠的孝思不同尋常，因此對於先人埋葬之處，建築堂皇，佈置華麗，構置庭室，設列門牆，樹植花木，雖是一帶墳場，現為觀光勝境。我隨自公法師，由李秋庵家人陪同，曾到李墓獻花誦經。

告別菲京

菲京小住，瞬息兩週，我等一行三人，於八月廿七日中午飛往新加坡，岷市及菲島師友再見了。菲島佛教弘法的殊勝，僑胞道友的熱情，菲僑教育的成就，以及中菲兩國傳統的友誼，今後憑藉國民外交來保持與發揚，構成離緒千種，縈迴心頭；同時，對送行的瑞老，廣範、道澤、正宗、自公諸法師，施金煥、戴良智諸居士，特別讓我感念的八二高齡清公大德，我體驗到江文通別賦的情意，更感慨承恩容易報恩難的涵義，終於拜別登機，希望天緣有份再來遊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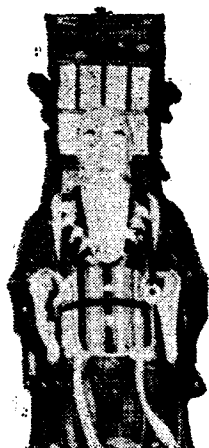
鳴謝捐款

志蓮淨苑	港幣	100.00元
竺摩法師	港幣	100.00元
黃文盟居士	港幣	110.00元
謝冰瑩	港幣	50.00元
馮馮居士	港幣	30.00元
駱阜雲居士	港幣	50.00元
張居士	港幣	60.00元
趙真覺居士	港幣	120.00元
妙法寺	港幣	3,471.70元
總計	港幣	4,091.70元

五十一期收支報告

一、收入		
本期捐款	港幣	4,091.70元
發行收入	港幣	524.00元
總計	港幣	4,615.70元
二、支出		
印刷費	港幣	2,931.90元
稿費	港幣	785.00元
郵費	港幣	498.80元
什費	港幣	400.00元
總計	港幣	4,615.70元

內明雜誌社謹啓



玄奘法師年代之商榷

黃家樹

（續上期）

三書有關奘師寂前之記載，上已明列。而「慈恩傳」所記，與餘二書頗見出入，亦已予舉說。今考各文所述，「行狀」言奘師翻「大般若」後，即不復翻譯，只行道禮懺，發願上生觀史多天（舊譯兜率或兜率陀）。至麟德元年正月一日，僧衆請翻「大寶積」，奘告以必卒玉華之語。三日，恐無常將至，辭佛。九日，囑咐後事。至二月五日中夜，弟子問往生彌勒前事，奘答畢即捨命。「續傳」所言，大致無異，惟「慈恩傳」則謂奘師譯「大般若」時即慮無常將至，而言必卒玉華，翻「般若」後，更「知」無常將至，而囑咐後事。並云「今經事既終，吾生涯亦盡」。至麟德元年正月一日，僧衆請翻「大寶積」，奘告云死期已至，並往辭佛。至於二月五日事，則所記與前書同。兩種記載相比，「行狀」顯較「慈恩傳」爲合情理。一則如「印順法師」言，「奘公卒於二月五日，與正月一日，相距不過月餘；奘公宣稱將卒於玉華，事固近情可信，「慈恩傳」繫此語於初翻「般若經」時——顯慶五年（西元六零零）正月一日，下距奘公之卒，四年一月有餘。四年以前，奘公即宣稱將卒於玉華，揆之常情，殆難取信！」二則奘師信仰彌勒，故弟子於其寂前，有「和尚定生彌勒前不」之問，而彼有「決定得生」之答。「行狀」及「續傳」謂奘於譯「般若」後，即不再翻譯，只行道禮懺，發願上生觀史多天。此記合乎情理而有必要。「慈恩傳」則代以囑咐後事之語，其囑咐未免過早。「行狀」「續傳」記此事於麟德元年一月九日條下，始爲合於情勢，而較可入信。三則僧徒之請更翻「大寶積經」，應如「行狀」「續傳」所記，因衆未知其精力已竭，見其

終日行道禮懺，不事翻譯，遂有此請。若如「慈恩傳」云，奘師先自對彼等言，「今經事既終，吾生涯亦盡」，無常後可將遺體如何如何處置等語，則既經明示生命將盡，彼等復何致再請師翻此長達一百二十卷之大經典？

復次，「續傳」記奘師改葬事，有云：「乃葬於白鹿原四十里中，阜素彌滿。其塋與兄捷公相近，苕然白塔，近燭帝城，尋下別勒，令改葬樊川。」既謂「尋」，當不致過久。而道宣乃卒於乾封二年，可知改葬應在此年以前，惟「慈恩傳」則言總章二年下勅改葬。其時道宣去世已兩年，距奘之卒且五年。五年始改葬，豈非傷透帝心，故於事於理，「慈恩傳」此處記載皆極爲不合。

由上各點，可見「慈恩傳」此段記述實有錯亂，不如「行狀」「續傳」之可信，推其原因，大概由於傳文曾經多載流離分散他所，至奘師寂後廿餘年，始得彥棕重編之故。

再者：「行狀」乃誌死者行誼、爵里、及生卒年月之紀念文字，其所記之死者享年歲數，應較爲確實。況冥詳之「行狀」明言「奉勅旨：『故僧玄奘，葬日宜遣京城僧尼造幢，送至墓所。』」冥詳預表其事，實繁不備？既親見其事，文又最早出，謂其言較可依據，顯非過論。至於「羅師」指其「今麟德元年」一語無謂，實非奘師自語，此確爲作者行文之失，然想必因冥詳追記當時情事，仿奘師語氣爲文，而偶有未當所致，其失似猶未至於減其文之可信程度。

至若「續傳」，文既與「行狀」近同，亦復早出。而作者道宣，據「宋高僧傳」所記，卒於乾封二年，春秋七十二，非獨與

樊師同時，並更同輩。且復曾親預樊師譯事，其言自亦足以憑信，但記六十五，非六十三，此或三五傳寫有誤。若再將西行、出家、受具等年歲作一綜合探討，即知仍以「行狀」之六十三說爲更近事實。

以上所云，乃從各種記述玄奘事跡之主要文獻，直接考出六十三歲說之較爲可信。誠然，若單以此立論，自是猶有未足。下將更就其他方面詳予探求參究，以證上說之不謬，爲便行文，今請先論西行年月。

第二節 西行年月

玄奘西行之年代，其在世時之載記已作貞觀三年。如奘於貞觀十八年上自于闐之表即云「遂以貞觀三年四月，冒越憲章，私往天竺」^⑮；辯機「大唐西域記」贊文亦云「貞觀三年，仲秋朔旦，褰裳遵路，杖錫遐征」。後之唐人記述，並無不標舉三年之說。如「行狀」云「貞觀三年，將欲首塗……時年二十九也」；「續傳」云「時年二十九也。遂厲然獨舉……會貞觀三年，時遭霜儉，下勅道俗，隨豐四出，幸因斯際，徑往姑臧」；「開元釋教錄」卷八，及「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十一同；「慈恩傳」卷一云「貞觀三年秋八月，將欲首塗……時年二十六也」；近代法人儒連氏 *Stanislas Julien* 及英人比爾氏 *Samuel Beal* 皆據此傳，同主三年說；「大唐內典錄」卷五云「以貞觀三年，出觀釋化」；「塔銘」云「貞觀三年……自占曰：『我西行決矣。』」至涼州……此外，「本傳」云「貞觀初，隨商人往遊西域」，雖非明言三年，然亦不能謂即反三年說。故樊師於貞觀三年出遊，爲向無疑問之事實。至「梁氏研究法」一文出，重新考定出遊在貞觀元年後，學者始多廢棄舊載，改從新說。考梁氏之論據，可要舉爲下列四點：

一、玄奘於貞觀十八年自于闐上表云貞觀三年出遊，周遊十七年。由十七載推算，出遊不應於貞觀三年；

二、「續傳」云玄奘之成行，乃因霜儉之下，隨豐四出而果，然「新舊唐書」太宗紀皆無記三年有霜儉事，反是元年始見

其載；

三、玄奘於途中嘗見葉護可汗，惟葉護據「新唐書」薛延陀傳及「資治通鑑」唐紀九云，乃於貞觀二年爲其叔俟毗可汗所殺。玄奘若在三年出遊，必無由見葉護，故三年應爲元年之誤；

四、玄奘自初發長安，以迄歸達于闐，最少亦須滿十六年有半之時日，乃敷分配，若非西行於元年，即無以合此年數。

梁氏此等論據，如非細察，幾若可爲定讞，無煩翻究。然細查各有關文獻，則知梁氏實只考其一，未考其二，而說有偏失，未可爲準，陳垣氏之「書內學院新校慈恩傳後」一文，即針對梁文而發，其說至爲審慎。所舉反證，亦較符事實，比諸梁文，實爲可信。今撮其要於下，並間補以己意，以見元年說之不足據。

一、「周遊十七載」一語非獨見於于闐表，且同見於「聖教序」及「述聖記」。（按：「聖教序」云「周遊西寧十有七年」；「述聖記」云「問道往還，十有七載」）此之所謂十七載，應指貞觀十九年歸國而言。于闐上表時，不能說此語。故與其謂于闐表所云之貞觀之年僞，孰若言其「今已十七載」之語非（按：于闐表云四月私往天竺，四月亦誤，說詳下）；

二、霜儉之說，獨出於「續傳」，「行狀」與「慈恩傳」均不見載。此可疑者一。據「慈恩傳」所記，樊師之出關，跡近偷渡，蓋當時「國政尙新，疆場未遠」（見卷一），百姓遂禁出蕃。故奘至涼州，即爲都督李大亮逼迫還京。若如「續傳」云「奉勅道俗，隨豐四出」，則何致於涼州受阻？此可疑者二。樊師於于闐上表，明謂「冒越憲章，私往天竺」；回國見太宗時，又明請專擅私行之罪^⑯，則乘霜儉出關之說，豈可憑信？此可疑者三。是故，不得以霜儉說改三年爲元年；

（未完待續）

附 註

⑮ 見「慈恩傳」卷五。

⑯ 見「慈恩傳」卷六。

西藏「朗達磨王」的滅佛研究

慧 實

一、藏王的傳承

西藏第一位國王尼墀贊波，出身於賴渣婢族，而後傳給王子穆慈贊波，以後歷代相傳，依次爲朗遮慈尊、多芝丁呢、沙衣那竹、巴支德遮、赤那珍瑪等。

從哈圖妥列呢珍傳至第六位國王，是觀世音菩薩化成人身的松眞剛布；第七位國王爲妙吉祥金剛化身的赤松德眞，當時敦請蓮華生大師到西藏弘法；而赤松德眞有子三人，長名穆尼遮波、次名穆育遮波、小名穆德遮波，又名舍那利晶，以上是前藏的三代法王。而其中穆尼遮波比之松眞剛布和赤松德眞，對佛教的熱忱，尤有過之，而其遺蹟，則爲建立佛教的三代法王中之最殊勝者，貢獻莫大。

穆德遮波傳予他五個兒子的其中一位王子叫赤雅巴丁，又名赤德竹丁，是爲金剛手菩薩的化身，此王對於每一出家人，均獻以七戶人民之賦稅，作爲供養。（即將七戶人民勞力所得，不歸於己有，而獻於僧侶，有如周代的食邑制度。）赤雅巴丁王傳吃喇徠巴瞻王，吃喇徠巴瞻之後，即爲朗達磨王。

二、朗達磨簡介

朗達磨繼承吃喇徠巴瞻王之王位，在於西元八三七年，乃是赤雅巴丁王之弟。朗達磨是位西藏原有的棒教教徒，他因以前具壞心願，故著於魔，緣是迫害佛教，不遺餘力。即位五年，朗達磨就爲吉祥金剛哈龍巴支多傑所刺殺。於是雅達窩松與巴果珍等王，繼承了祖宗規矩，修整寺廟，以供養佛法僧三寶，惜是時已無出家人矣！差幸還有居士等之尊重三寶，保護巴桑雅、拉薩等寺廟，而未有被破壞損壞。

三、滅佛的起因

朗達磨王的滅佛運動，乃是以以前具壞心願，故著於魔而信奉

棒教，因而想出種種的辦法，以徹底地摧毀佛教。又由於前王供養出家僧侶（即上至喇嘛，下至禪修、弟子），在呂澄之「西藏佛學原論」中云：「規定民間，以五戶之租，歲給一僧，俾得安心修道，不事旁務，而僧伽律儀，自趨整肅。」但又在章嘉之「西藏佛教史畧」中說：「每人予平民七戶，供衣食之資。」即對於每一出家人，均獻以七戶平民之賦稅，以爲供養。如此供僧的制度，足見藏王的虔誠尊敬，但也不難看出人民負荷之重。

西藏佛教史畧雖云：「由是藏地全境，俱享康樂。」但在民間，亦不免有些怨言，於是虔敬僧寶的藏王，便下詔書云：「人民嚴禁蔑視聖僧並指嘲笑，今後如有犯此者，應挖其目，切斷其指。」如其屬實，則用刑罰來禁民辱僧，此一辦法的本身，就已該受檢討。由此更引起人民的不滿，再加上傳統棒教徒的仇視，遂有弑王滅佛的大悲劇發生。

又吃喇徠巴瞻王是位護法的君王，以輪王的政治，化治藏民，用十善業道教導人民，同時也能以身作則。人民受惠，必係事實。又例如，採用唐朝的大衍曆法，創始國家的史記，均爲偉大的措施。又其當時的諸大譯師，所學皆宗印度的晚期佛學，師法精嚴，由七象律儀，益以瑜伽菩薩大戒；次及五明之學，而爲大乘之集成，次第井然，博大高明，而其中絕非一般民衆所能接受，何況提倡密乘典籍的傳譯，與傳統的棒教信仰，格格不入。又吃喇徠巴瞻王以新制養僧，僧數激增，民間不無困苦於重稅，影響生計，怨恨不平，對於佛法遂起反感。徠巴瞻王的左右反對者，於信佛大臣病逝後，便要求國王，停止養僧，阻撓宏法，王乃鬱鬱以終。一說係爲朗達磨的黨羽所弑。

由以上種種因素的結合，便促成了朗達磨的弑君滅佛運動。筆者亦深切之認爲藏王的以新制養僧，而抽取平民之稅，實在是

不智之舉，亦是佛教之弊。

四、滅佛的年代

朗達磨王的滅佛運動，從佛紀一三八一年（即西元八三七年）始，至佛紀一三八六年（即西元八四二年，唐武宗會昌二年）朗達磨王被刺殺，歷時五年之久。

五、滅佛的經過

當朗達磨王即位後，藏土就接連的發生飢饉、天災、獸瘟。所以，朗達磨王就藉此機會，利用民間怨恨僧侶的心理，將一切災禍歸咎於佛教，而對佛教三寶展開殘酷的大迫害，其措施為「禁止翻譯，焚毀經典，摧破佛寺佛像，勒令僧伽還俗，並強迫成為屠夫及獵戶，凡不從命者，均遭屠殺，極盡暴虐之能事。」（見聖嚴之世界佛教通史）而幾將吃喫雙提贊王百年以來的培質，與吃喫徠巴瞻王廿載的佛教盛業，毀於一旦。

當時的僧侶，聞風而逃避鄰國他鄉者，不乏其人，其中有名的有逃往甘肅敦煌的法成法師，他照常從事譯經的工作，由梵文譯成藏文的有「諸星母陀羅尼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另由漢文轉譯藏文的有「楞伽阿跋多羅寶經」、「賢愚經」、「大悲心陀羅尼經」等；又為談迅、福慧等人宣講瑜伽論，法成自己也著有「釋迦如來像法滅盡之記」，自稱當時藏土為「赤面國」，乃在記西藏佛教的史事興衰。

當朗達磨消滅佛法時，巴呢冷之堪布，瑪釋迦牟尼、字紀宗、山饒些等三人，將所有經律論三藏佛典，放置一蹇驢背上，到嘉洛與珂兩地貯藏，到康地後，加以弘揚。朗達磨之滅佛運動，雖歷時僅五年，但影響深巨，其後七十餘年當中，前後藏未曾有一個出家人，法相家之學校已被消滅，唯密乘之修學院，當時仍在山谷與巖洞內，秘密存在；但修持者，亦只有白衣居士，於各自家中或清淨山邊，修講生圓次第，所以能令密乘律儀傳統，得以不斷。又甯瑪巴之密咒者，在各別處所修行，以造成極特別之緣起；世人對之，亦甚信仰，以衣食供養之，令之歡喜。

朗達磨王之不擇手段的滅佛；雖使藏土佛法頓衰，但所有三代西藏法王所翻譯之一切經典，以護教者之善於保存故，因此大

部份尚能流傳至今。

六、結 論

朗達磨王以殘酷的手段，謀將佛教永遠滅絕，但不能如他之所願而圓滿達成，這位惡王的死期已至。因吉祥金剛哈龍巴支多傑聞悉朗達磨的破佛滅法罪行，又聽空行母示現說：「今殺此非法者的時機已到，吾與汝同在，莫恐怖！」遂生起無上的大悲愍心，若不殺此無道之惡王，他將繼續造作重罪，也將增加未來的地獄苦報，為了使他不能再繼續破佛，故以大悲心，方便將他刺殺。朗達磨王於西元八四二年死亡後，佛教並未能立即復興，反而因王被吉祥金剛刺殺，王的親信大臣，更加遷怒於僧侶（居住於山上及鄉下者），或被捕殺，或自逃亡，藏境僧人無一倖存者。如此一來，佛教文化固被滅除殆盡，一般文化亦同遭厄運。

朗達磨王被刺亡後，諸子爭立王位，累年相爭，戰亂不已，藏境局勢，復由統一而成為分崩狀態，羣雄割據，彼此殺伐，佔山築寨以自雄，一塞保衛諸村，諸村供給一塞，反佛派大臣立其嫡子母堅，奉佛派大臣則立其庶子朗德月松，因此兩黨派相攻，造成西藏的大混亂，政權分裂。朗達磨遇刺後，於是乎全藏即陷入黑暗時代，約百年之久。其間縱然有人圖謀復興佛教，而因內亂之關係，遭到阻礙，故在此一階段，西藏民間，幾乎已將佛教遺忘了。筆者書寫至此，深深感嘆到西藏佛教之被破壞已極，猶如三百矛刺心，真是悲慟萬分，不覺淚下滿襟。

此一滅佛運動，其時間適相當於中國唐武宗的會昌法難（破佛教難），中國與西藏兩地的毀佛因緣，亦如出一轍。但藏土之佛法傳播未久，根蒂不深，驟然遭此重大無情的打擊和破壞，為時之久，創痛之劇，則遠甚於中國佛教所遭受的厄運。

主要參考書目與引用之資料

- （一）西藏古代佛教史 香港敦珠金剛上師造
- （二）西藏佛教史畧 西藏章嘉大師著
- （三）西藏佛學原論 呂澄（秋逸）著
- （四）世界佛教通史之「西藏的佛教」 台灣聖嚴法師著
- （五）現代佛教文選之「西藏喇嘛教史」 台灣余元庵著

佛學新聲

能仁書院盛會 歡迎敏智法師

能仁書院董事、名譽院長兼佛學系主任敏智法師，四年前應邀赴美講學，嗣出任美國佛教會會長，月前回港，該院全體董事、教職員，特於昨六月廿日舉行盛大茶會歡迎。

大會由副院長白志忠教授主持，白氏致詞指出：敏老係我國近代高僧太虛大師之入室弟子，學問道德，深得太虛大師之衣鉢真傳，對弘法利生，興學育才，均曾有超卓之表現，今日之盛會，恭請敏老講述美國佛教界近況，並對本院今後之院務推展惠予指示，俾有所遵循。白氏隨就能仁書院發展方針作如下之報告：（一）加速籌建第三期校舍。（二）充實圖書設備。（三）增聘專任教授。（四）提高學生入學資格。（五）貫徹創校宗旨。（六）實行導師制，以發揮學生潛能，昇華學生智慧，輔導正確思想，鍛鍊堅強體魄，指導做人之道，培養慈悲意念，發揚利他精神，肩負時代使命。

繼由敏智法師講話，畧謂：此次回港，即聞各方人士盛讚本院學風淳樸，學生勤學，較諸四年前，一切均有長足進展，一日，本人單獨來院參觀，見圖書館座無虛席秩序井然，證實所傳非虛。本院創辦

歷時僅七年，有此成就，實乃董事長洗塵法師與白校長暨全體教職員共同努力所換來之成果，憑着全院同人之苦幹精神，深信第三期建校計劃必能實現。敏智法師繼就美國當前社會輪廓作一簡單之描述，據指出：當前美國人士，精神上可說一片空白，佛教之灌輸，正好給塗上一層顏色，在彼邦弘揚佛法，此正其時。

最後由教授李伯鳴，釋賢德、李澤咸、余少颺、章兆直，相繼就院務及教學等問題發表意見，余少颺教授及李叔裘秘書並分別賦詩呈贈敏智法師。

宗教聯誼晚會

首次舉行盛況

本港首次之宗教聯誼晚會，於六月十五晚在大會堂音樂廳舉行，由天主教、佛教聯合發起，邀請基督教參加聯同舉行。

開幕儀式，由天主教胡振中主教、佛教聯合會會長覺光法師、副會長黃允畋居士、孔教團體主席岑才生、道教聯合會主席湯國華、回教博愛社主席脫維善、聖公會侯利時牧師、天主教社會服務機構理事張啓文聯合主持。

覺光法師在獻詞中表示：世間宗教雖名相各別，教義不同，方式有異，指駁不

一，而其勸善止惡作用，却屬異曲同功。胡振中主教則謂：天主教和佛教彼此認識的日子尚淺，研習教義尚要等待未來的努力，但兩教一心向善的誠意，却極為明顯，今次主辦這個宗教聯誼晚會，目的是想藉着歌舞戲劇，抒發宗教的情懷，加強合作精神，達成宗教的神聖使命。

在開幕儀式後，繼由各基督教徒、天主教徒及佛教徒演出多項聯誼節目，包括「創世紀」舞劇，「佛寶讚」、「讚佛偈」合唱等，各宗教教徒盡歡而散。

僧伽聯合會昨開會

追悼茂慈老法師

六月六日為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名譽會長茂慈老法師示寂三虞之辰。法師生前擔任該會董事多年，襄贊會務，卓著勳勞。該會全體董事為表哀思，於六月十五日十時假芙蓉山南天竺開會追悼。首由該會會長洗塵法師，副會長寶燈法師，領導普佛一堂。繼由與會全體人士舉行公祭。了知法師司儀，白志忠校長讀祭文，主家泉慧答謝，歷時兩句鐘，備極哀榮。到會致哀者：有：洗塵、寶燈、了知、聖懷、悟性、金山、融靈、智開、圓智、心明、旭朗、如修、廣普、暢懷、禪慧、意昭、明德、道安、志誠、定因、河清、覺能、達常、佛天、一超、茂崑、淨海、海慧、忍鏡、長道、誠明、果戒、雨智、慈明、體照、德光、了芳、達和、達安、夢生、慈雲、印廣、安志、淨真、海舟、佛

良、等慈、達道、印廣、智覺、宗實、安智、泉慧、能仁書院副院長白志忠、麥語詩、呂昌言、廖愛萍、林麗霞、李叔裘、羅玉坤、林香賢、丘幗英、梁瑞明、佛教英文中學荃灣分校員生、梁志如、郭印正、郭印信、許勝照、黃常導、徐果記、金果源、勞梁果雄、麥小柳、朱遇意、關印桃、衛道顯、任道知、李妙蓮、吳印碧、梁錦發、陳順謙、陳榮根、區碧茵、吳麗彩、宋輝祥、陳榮根等。

第六屆剃度法會

七月廿五日舉行

參加者請速報名

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第六屆剃度法會，已定於七月二十五日起假荃灣九呎半弘法精舍舉行，報名者甚為踴躍，現仍接受申請，有意參加長期或短期剃度者，均可向弘法精舍或新界青山道22呎藍地妙法寺辦理登記手續，申請表格，函索即寄。剃度大會日期，上期消息欄內誤刊為七月十五日，實為七月二十五日之誤，合亟更正，並誌歉意。

能仁書院昨公佈

招生計劃與日期

香港能仁書院係一辦理認真，有充實之圖書儀器設備，師資優良之不牟利大專院校，際茲新學年即將開始，該院為使志切升學之青年獲受專上教育之機會，經校務委員會會議。決定：一九七六至七七年

度之招生名額酌予調整如下：

文學院——佛學、哲學、文史、英文、社教、社工、藝術各學系一年級新生二十名，另二、三年級轉學生三至五名。

商學院——工商管理、銀行會計兩系各招一年級新生廿五名，另二、三年級轉學生三至五名。

申請入學資格：A、大專部——①持有同一次中學會考五科以上合格（包括中英文）證書，並修完中六課程一年，有認可之成績單者。②中大、港大入學試合格者。③倫敦大學同一次考試，有「A」二科、「C」三科合格者。B、大學預科——持有英中會考五科以上合格（包括中英文），並有兩科C級以上者方予接受。

該院大專部學費，全年仍收一千三百二十元，分十期繳交，每期一百三十二元；大預部全年一千元，分八期繳交，每期一百廿五元。為照顧家境確屬清貧，學業成績優異學生，大專部有多項獎助學額，供新舊學生申請。

頃悉：該院經定七月一日起，大專、大預兩部同時接受新生入學申請。

溫仁才捐巨款

贈與能仁書院

設「仁才獎學金」額廿名

香港友聯銀行董事長兼總經理溫仁才先生，熱心公益，夙著聲名，對教育事業，尤深關注，多年來捐資興學，福利青年之仁風義舉，早為世人共知共仰，頃悉：

溫氏鑒於本港佛教僧伽聯合會主辦不牟利之能仁書院，辦理認真，聲譽日著，慨然捐贈該院大專部獎學金額二十名，每年二萬六千元（每名一千三百元計）由一九七六年度開始，初步以四年為期，總計一十萬零四千元，定名為「仁才獎學金」。俟四年後再行增加名額。此項獎學金之捐贈及分配細則，經由該院副院長白志忠日昨專訪溫氏時面談決定。

查能仁書院創辦以來，大專部獎助學金名額，歷年均有增加，除原有之中山助學金、姚達之、沈東強、余鑑明、陳煊邦、李城璧、仇蕙芬、白冠球、颺助、暨各高僧大德等獎學金外，茲復蒙溫氏慨捐獎學金額二十名，使敦品勵學切志上進之青年學子同沾其澤，可不因經濟困難亦得以完成大專四年之學業。

能仁書院大專

釐定發展計劃

能仁書院為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主辦之不牟利大專院校，創立七載，校務日臻發展，目前擁有自置校舍兩幢，大專及大學預科共有學生八百餘人。該院董事會為貫徹創校初衷，緩和本港奇缺之大學學位，使有志來院就讀之青年學子確能獲得實用知識，際茲新學年即將開始，特釐定發展計劃，計劃內容，除由董事會成立建校小組，負責籌措建校經費，設計圖則，物色適當地點，積極興建第三期校舍外，並決議：（一）自一九七六年度起，課程方

面，參照世界著名大學開設之課程標準，結合本港實際需要，妥為調整，期更臻完善，使學生升學就業，均蒙便利。(二)擴大校務委員會組織，以應日趨繁重之教學、輔導、管理工作。(三)增聘各學系資深學優之專任教授，以宏教學效果。(四)加強輔導學生自學、自治精神、養成濃厚研究學術風氣。(五)鼓勵各學系學生重視科學與道德並重，理論與實際結合，並能明辨義理，成為未來改造社會、建立社會之生力軍。(六)撥給專款壹拾萬元，添購實用中外圖書雜誌，供教授及學生參考閱讀。(七)繼續輔導全院學生參加各項康樂活動，如：學術講座、太極、國術、柔道、中樂、洋樂等，以調劑身心，增廣見識。(八)籌印「能仁學報」，徵集師生文稿，以提高學術研究興趣。(九)與西方著名大學作更廣泛之聯繫，俾利畢業學生前往深造。(十)與港九各大工商機構密切聯絡，使畢業學生能順利謀求工作，學以致用。

暗邦蓮花庵主持

妙德法師圓寂

吉隆坡暗邦大街蓮花庵主持比丘演量字妙德法師，於五月十日（農曆四月十二日）下午四時，圓寂於蓮花庵。

妙師原籍廣東惠陽縣，俗姓羅，年十八投吉隆坡蕉賴路大覺華寺禮會因老和尚為師，於一九三七年投浙江普陀山普濟寺果禪老和尚座下受具足戒。

一九三零年在暗邦大鍋頭雙勾菩提，創建蓮花庵，至一九五零年隨着移民的遷移，到安邦大街七十七號重建蓮花庵。

妙師生平，勤於菴務，修持淨業，慈悲為懷，熱心公益，教養徒孫輩，均受高深之教育，向為善信所敬仰，正好得享遐齡，廣為信眾之依歸，不期遽爾云歸，佛教同人殊深悼惜。

泰普淨華宗長主持

暑期學生集體剃度

泰國華宗大尊長普公上師，深念佛法本責，在於薰化社會，清淨人心，趨向利他度眾，常樂我淨，故每年於暑假期中，舉辦學生集體剃度，本年請求出家者，來自各府縣學校計六十人，於四月二日下午一時在泰京孟乍灣學校，恭請普公上師主持落髮典禮。

四月三日中午，法會主席孟乍灣學校校長，領導師生家長，由銅樂隊前導，在該校出發，行列壯觀，至普門報恩寺，繞寺三匝，進大殿舉行披度儀式，參加善信達千餘眾，普公令副尊長仁照大師，代任傳戒阿闍黎，助理尊長仁章大師為羯磨阿闍黎，助理左僧長仁得大師為教授阿闍黎，副左僧長仁晃、仁意、仁願、仁偉、仁現、仁香、仁交諸大師。為尊證大師。儀式莊嚴，法緣殊勝。四時儀軌圓滿，各家長禮請報恩寺副主持仁得大師，開示出家福德因緣，及佛法綱領，善信咸蒙法喜，至心讚嘆。

至出家期限，則定為三十天，每天早晚誦經禮佛，修學課程有、教史、教理、及行持。教授諸師，輪流親誠訓誨，眾彌亦勇猛精進，深心攝護，所謂「佛教需要青年，青年需要佛教」者是也。

又四月廿七日，由華宗副左僧長仁晃大師，領導彌眾禮謁泰國僧皇，欽蒙慈悲訓示曰：諸沙彌發心皈依三寶，如入寶山，同時應取得法寶，作為做人明燈，雖期滿返俗，但所學得的佛法、品格、道德、善因，却不隨而返俗，深望諸彌眾更發廣大心，為佛門在俗龍象，僧皇並讚揚華宗在泰之弘化成就。是晚各家電視，皆傳播晉謁新聞，華宗在泰前未嘗受斯重視也。

悟明法師應淡江文學院請

講靜坐的啟示

台北淡江文學院於五月廿四日晚請海明寺住持悟明法師講演佛法，悟明法師以「靜坐的啟示」為題演說二小時。法師說：講到靜坐，就要談到參禪的功用，因為「禪」是中國整個佛學的特質，無論修學那一法門，都有禪的功用。中國的「禪」可以說是西方人士目前追求的最高新鮮學術境界。因為禪那即是靜慮之意，靜即是靜定。靜定才能發展思想，靜定才能啟發智慧！法師又說：靜坐給人的啟示有三，（一）靜坐能消除諸病不生。（二）靜坐能得到身心自在。（三）靜坐能達到明心見性。這亦是禪宗的最高境界。



△ 說 法 圖





△北魏（386—534）壁畫